

刊月半型新辦創社風宙

陶亢德發行

錄目 (出版廿九月七年二十國民國) 期四第

廣東人.....	靳以(一二三)
談獻金.....	李占標(一二四)
痛定思痛.....	惠伯(一二五)
平郊歷險記.....	金沙(一二六)
抗戰佳話.....	吞吐(一二三)
聽海回湘紀.....	余牧秋(一三五)
海防二日記.....	徐昭(一四〇)
樓船下益州.....	于厘(一四四)
從長沙徒步到昆明的日記(續).....	金五(一四八)
不可侵犯的潮汕民衆.....	宏川(一五二)
記海南儋縣臨高的婦女.....	楚帆(一五五)

傳寫非常時代民族精神

見聞

創刊號再版
轟炸特大號

見聞

見聞

豐子愷：抗戰漫畫并題詞

巴金：在廣州

臧克家：轟炸的話

李占標：敵機大屠殺廣州寫實

葉廣其：敵機轟炸下慘狀實錄

臧克家：大轟炸日記

徐之德：血戰的二天日記

錢...：記「六七」

肥伯：夜襲

葉桂良：廣州在大轟炸下

李惠：在避難室的見聞

周而復：轟炸中離別南京

老凸：敵機轟炸揭陽城印象

李碧天：敵機襲梅記

又附照片製圖二十餘幅

本期每冊另售一角五分

第二期目錄

第三期目錄

巴金：雜感（一、失敗主義者）

靳以：在轟炸中

葉兒：想起廈門

臧克家：摧殘不了的生命

沉舟：廈門血戰中的壯丁除

吳寶田：紀一團遊擊戰士

鵬岩：七七事變中的北平

陳陣：從魔爪下的江陰來

徐遠之：踏上了我們的征途——孫山

曉...：汕羅江畔

每發譯：路途上（西班牙所見）

李占標：大轟炸中廣州工人的損失

又附「八、三」廣州獻金照片製圖多幅

每冊另售一角。定價目請閱版權頁

巴金：雜感（國家主義者）

李惠：關於炸彈

葉...：省港新聞雜感

陳學浦：從廣州到南昌

甘人更：探家記

吞...：逃難記述

攸...：由武漢到西安

金五：從長沙徒步到昆明的日記

徐遠之：踏上了我們的征途——孫山

彭...：方傲亭

肥伯：敵機轟炸一週年

郭...：番禺與故國

廣東人

靳以

在我將和廣州暫別前的這幾天，我感到廣東人的可敬佩的精神，在我的記憶上，它充沛地罩住我，我覺得它的輝耀，和永不磨滅的光榮。

敵人的飛機並沒有停止過他們兇殘的暴行，市內，近郊每條鐵路綫，沒有一個時候不遭到襲擊，多少房屋倒塌了，多少人把生命獻出了，可是炸不毀的是人民的意志，是那偉大的精神。

那些活着的人冒着生命的危險：救出傷者，埋葬死者。讓那些還能活下去的人迅速地得到適宜的救治。讓那些死者能安靜地躺在土中。也許他們就爲了這工作送掉自己的生命，可是還有走在後面的人，他們踏着同伴

的腳步向前，他們有培養得更堅強的意志，他們有無畏的勇敢，爲了愛護自己的弟兄，爲了保衛自己的土地，他們決心獻出自己所有的一切。

一個廣東友人，被問到假使敵人攻上來的時候該怎麼樣，他就堅決地回答：「我們不會跑，我們每人能有一桿槍，那就和日本人打，只要打不死，我們總也不容留日本人在我們的鄉土上立足。」

他的話沒有一點誇大，最近日本人由於強佔了幾個小島所遭到的苦難就是一個明証。縱然敵人有犀利的軍器，廣東人却以他們不折的精神和超人的英勇來和敵人周旋到底。

因爲「八一三」來到了，早就有謠

言傳佈着，說是日本飛機不會錯過那天，更是搭在路口的那幾座獻金台。整天都是警報，台上是人，台下也是人，近黃昏，警報還沒有解除，幢幢黑影聚在附近，洪大的歌聲起來了，響徹了大地，沒有燈，每個人的心上都像是有着一個火光。

就是在那幾天裡，還有一次萬人的大游行，那長長的行列塞滿了幾條街，當他們呼叫的時候，他們堅定地高舉起手臂來。一個新來的友人爲這情景打動了，他呆呆地站在那裡，忘記自己的疲乏，乘間和我說一句：「我想不到廣州還有這許多人。」

是的，在抗戰一年中，被空襲的次數和損害的情形廣州都是列在第一位，可是它仍然住滿人，使廣州屹然地像巨人般立在珠江畔，一點也不會受到敵人暴力的震撼。

對於這樣的人，對於這樣的城，強悍的敵人也沒有更好的對策了。縱然有成羣的軍艦也只能在海外停留，不能潛進虎門一步，無數架飛機盲目的屠殺，不過更增強人民敵愾之心。坐使他們更發揮他們特有的精神。

談 獻 金

李占標

一個民族，遇到敵人來侵奪自己的國土，奴隸自己及子孫，在這重大危難當頭時，個人的利害自然不復存在，只有國家民族的利害為根本，此道理，除非是漢奸是不懂得的。

道理雖然是這樣，到了個人利害臨頭時雖不是漢奸也是有問題的。這次獻金運動，就是測驗人民個人對於國家民族愛護的熱誠是怎樣程度。不必說空話，這次廣東獻金運動，據七日報章上刊布獻金特刊，個人受特獎

在將和那個城市離別的時節，我的心有無限的惆悵，可是我對它也有無限的信心，我知道居住在那個城市中，正是些不妥協不逃避，能勇敢地守住自己的鄉土，不會使敵人踏脚一步上來的可敬仰人民。

獻金在國幣五千元只二人，受乙種獎個人獻金毛券一千元共十一人，丙種獻金五百元六人，特種獎二人中有一人是社會上視為下九流的優伶。又乙種獎十一人中有一德國的商人獻一千二百元的。丙種獎六人中有一位是女優伶，其餘大部份成績都是中下階級所佔。至于以利潤收入為生不勞而獲的有錢佬，數不出有幾位。有的，有一位有名的人，以他在社會上地位及其收入豐富，都比一個伶人高出萬

倍，但他對於國家民族所盡的力量，祇等于下級社會的一個伶人。反之，這個伶人對國家民族總算已經盡了極大的責任。掉轉頭說，香港獻金運動的成績，也是被下中階級的人們佔光。所以這回獻金運動事實告訴大家知道，誰才是社會棟梁。

寫到此，忽從想起一件事。我忘記在那一本書，是討論藝術問題的。中有一段是關於同感的，大意是說：一個在社會最鄙吝而又缺乏人類同情只知利己的人，當他有一次在看一幕最有藝術的悲劇，這個利己的人也要被劇中人感動滴下幾點同情淚，良心還沒有完全泯滅。可惜我，可惜社會有心人，還沒有動人的藝術，能把國破家亡的悲劇，在有錢的人們面前表演，喚起他的潛意識，發現他自己的良知，去搶救垂亡的國家民族。但現在，我祇有寫難感而已。

痛一定思痛

惠伯

「痛定思痛」，是古人訓勉後人的話。照着我的經驗，當真身受痛楚以後，在某一時期將前所受的痛迴思一下，形影着實有點模糊，縱思也思不出什麼。我有一次食飯稍爲粗心地大嚼，被藏在飯中的砂粒將大齒弄破，痛苦非常。此際，我即乘機來體驗牙齒痛的味，一則自己訓練自己捱受痛苦的能力，二則看看痛是個什麼花樣，用不着往後來思。後來才嘗到齒痛的繼續刺痛，同脈搏的跳動一樣，生瘡癢的痛如火刺，刀割的痛，要看傷口大小而異。這是個人的痛，不能一概而論，因爲個人的體格強弱與環境關係，所受的當各有不同。

省地圖變了色，七七事變，復而華北華中相繼淪陷，江山已失不少，敵人蹂躪半幅疆土，最近復在豫魯贛皖閩粵肆虐，烽火遍地，忠勇的將士以血肉保衛着國家民族，與敵週旋于戰陣間，索取敵人重大代價。失落的地方，老百姓慘被戰殺擄劫，姦淫，無所不至，敵的鐵蹄所至，廬墓爲墟，這樣民族的鉅大的創痛，永代不忘，這創痕不能磨滅的。但我們一定相信最後勝利屬我，到了那時候，對於這次國家民族所受的創痛不能時常痛定思痛呢？這是一國問題。

照現實來講，在劃新時代整個社會變動的人們，尤其是戰區所在地的地方，身受敵害，未必人人相同；比方某一國地方已劃入戰區範圍，已經變作戰時狀態，那末，此地當要疏散婦孺老弱的時候，這些有錢有智識的人們，事先總可以快一點逃離戰爭的區域，找安全地帶居住。所以他們直接接受不到什麼創痛，祇是因離開平日所愛的安樂地域，花了一大批錢財東奔西走，在旅途上遇點不如意的事而已。祇有不及退出或不能退出的戰區平民，一旦遇到敵人光臨時，一任虐殺飽嘗創痛。

但這些飽嘗創痛的人，在中國人來講，他們算是在一切地方頂安份的老百姓，沒論誰給他的苦頭，捱得過便一輩子捱過去，沒有什麼痛定思痛，即使有時便三五人聚在一起，在柴草堆晒日黃，偶然而談論到某一次創痛，也是一些片段迴憶。然而能具有痛定思痛的人們，又沒有直接身受其苦，縱能思之，亦是另一面的。

現在敵人的炮火的炸彈爆炸，不斷地威脅我們傷害我們令我們沒有片刻空閒時間去緊記所受的創痛，但我們必要具有西班牙人民保衛祖國的精神，以血肉的身軀，從死中記上了這一次創痛留給他日大家思之。

平郊歷險記

金沙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北平暴變，我于當日出亡在北平郊外在黃村地方遇着了日本兵，而且被俘虜以後又怎樣？這是我要報告給許多讀者和我的師友的。自北平陷落到現在，已經整整有一年了，在這一年的盡頭，回憶到這一年的開始，那是一件很令人感憤而又興奮的事。我這篇報告，不僅是在敘述我個人的危險經歷，同時還代表了許多和我同一遭遇的人的敘述；它不僅是在紀念我個人在抗戰生活中所遺留下來的——一條微弱痕跡，同時還在紀念偉大的故鄉北平在「七二九」的陷落！

(一) 暴風雨之前夕

自盧案發生後，時局的一鬆一緊，這可以於平市沙包的時時撤看出來。直到七月二十七晚十一時，才接到一張非正式的號外，說宋哲元下總反攻命令，限三日內肅清北平近郊的

二十八日上午，捷報紛傳，一會兒豐台克復，一會兒廊坊收回，一會兒通縣也收復了。我們以為這樣勝利下去，不用說北平近郊的日軍，容易肅清，就是把日軍趕出關外，也是不難的事。全北平市充滿了紅綠紙的號外，充滿了喜得發瘋的人羣……這種盛況，恐怕是九一八以來破題兒第一遭吧！

同日下午，聽說南苑危急，我們非常擔心，因為當日我方攻擊的目標在豐台，日軍的却在南苑，雙方攻擊的目標既然不同，那末伴着我軍的勝利而來的，必然是日軍的勝利了。

晚六時半，南苑失利的消息証實，只見軍隊坐着軍用車，紛紛出城，我們以為是增援去的（絕未想到這就是開始撤退）所以站在馬路旁鼓掌相送，表示勉勵。我們還以為二十九軍是慣於夜戰的，日軍失去的南苑，不難於夜間奪回，我們祇等待好消息的來臨！

二十九日一大清早起來，只想等待好消息的來臨，首先（約在七時）看到一張北平小實報，說宋秦昨夜率部退保定，「三張」（張自忠，張允榮，張鑾）分任代冀察政委會長，平綏鐵路局長，北平市公安局長，我們得到了這個消息，仿如晴天霹靂，驚疑得目瞪口呆——北平怎麼變了？

起初我們還懷疑小實報社裏面有漢奸，難免不造謠惑眾，所以勃然大怒，把這張小報撕得粉碎，拋在地下，還狠狠的踏了幾腳。我們只很焦急地等待着好消息的來臨！八時又來了一份北平世界日報，這報紙平日出兩大張，今天却只半張了，這一點已夠令人懷疑，看牠上面所載的消息，又完全和小實報一樣，這，我們的怒氣才消失了，我們的希望也幻滅了，隨着一種空虛，悲憤，恐怖的情緒，猛襲心頭，極難受的，環顧看報的同學（尤其是東省與冀

變了！變了！北平變了！！

(三)別矣北平！

一會兒謠言大作，說日兵要於十時或十二時進城，進城後，我們這些被認為有「排日嫌疑」的大學生，無疑的是要被「檢舉」膺懲的！尤其學校所在是頂不安全的處所，所以同學們都紛紛離校，躲到自己或戚友的家裏去（指在北平城內的），有的就出城逃亡，我會幸而採取後一種辦法，理由是：與其在城內等死，不如到城外去碰碰運氣，或許有一線生望。再者，我原來目的要與城共存亡，今城已「亡」，我們作不了什麼，也只好出「亡」了。所以決定之後，與五位同學作伴，立即坐洋車離校，開始逃走。

離學校時，我們恐怕不能出城，就是出了城，又恐怕在城外要遇到什麼阻礙，所以我們的走，完全是試探性質，一點東西也沒有帶，準備不能走時，還是回校的。

在街上，看見警察們都已解除武裝，換了番號，呆坐在街旁，不管理行人，也不指揮汽車了，商店雖然「奉命」（想當然也）照常營業，但那有一個顧客光臨？

車經過輔北大學，看見裏面有許多傷兵躺

着，呻吟叫喊，無人照料，景況非常淒慘。我想到這些為國拚命，可敬可欽的弟兄們，結果遭到這樣的厄運，心裏真是十分難過！

出西直門（由平南下，平日應走平漢路，由北平前門出城；但因平漢線上的宛平已在日軍手中，所以，只好改由西直門出城，經門頭溝，再轉平漢路的長辛店），城門開了半扇，門旁的沙包已經撤除乾淨，只見出城進城的人個個行色倉皇，尤其面部的表情現得十分的緊張，我就在這種緊張的空氣之中，與我的第二故鄉北平別了！

(四)九死一生

出城後，下了洋車，沿着北平到門頭溝的鐵道而行，途中遇見了二三十個荷槍的中國兵士，與他們攀談之後，知道他們是二十九軍，奉到長官命令集中某地，昨夜不及開拔，今天才走的，走的時候，才知道所謂「集中某地」就是退却，早知如此，死也不退的，他們說時，嘆息連連，似乎感慨無窮，我們找不着適當的話，安慰他們，很覺悲苦。恰巧鐵路上掉了些子彈，我們一一拾起來，獻給兵士們，說聲：

「這子彈打日本鬼！」並且問路，還有

兵，走路時一歪一拐，樣子很是痛苦，我們又給了些錢，叫他們雇大車代步。這時我們神經上的緊張已經鬆了不少，因為我們是走了，脫險了（至少自以為脫險了），只是對於留在死城裏的同胞們，念念不忘於心。

走了不遠，又過了五個清華的同學，和另外兩個逃難的商人，加上我們北大六個，共有十三人了。兵士們看見我們多數是學生，叫我們不要與他們在一塊鬼走，以免彼此妨礙，我們也正同此感，就快跑幾步，與他們分開了。

走，走，已經走了二十里路了，大約離黃村（西黃村）不遠了，我們深恐前途危險，就向一個鐵路棚裏的人問明底細，他滿口說：「儘管走，沒有危險，前面去的人很多！」我們信以為真，大踏步向前走，走不上幾步，忽聞槍聲大作，我們知道已過了危險，便應聲向鐵道兩旁的高梁地內奔去，有的已奔入高梁地，有的奔避不及，便俯伏在鐵道旁，我則俯伏在一座坎的側邊，這時機關槍之聲（前後約兩三百發）密如連珠，坦克車之聲，振耳欲聾，我心裏雖想努力爬入高梁地內，但身子那裏敢動

一下，槍彈不容許我動彈呵！我只惟願這打鎗的是中國兵，那末「有理講得清」，倒還有一線生望，如果是日本兵那就完了。聽聽槍聲漸稀，坦克車聲却漸大了，並且聽見有人說話，

不是中國人聲，而是日本人聲！知道自己這絕境，滿身忽然冷汗淋漓，我心裏想：我伏在這座墳邊，已是「與鬼爲鄰」了，這座墳，大約是死的象徵吧！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我轉頭一望，躺在我左側的一位同伴，已經站起來了，我也只好站起來，幾個日本兵，便在前面，以手槍對我們瞄準，叫我們將手高舉，施行檢查，因爲我們沒有帶甚麼東西（只帶了一張學生証，原想藉此通過我軍的哨兵陣地的）所以檢查不出甚麼來，日兵還要檢查，我們便用英語說（恐怕他們不懂中國話，所以用英文說，但他們是否懂英文，還成問題）：「我們是學生，沒有別的東西了。」這時，日兵大約因爲又「俘虜甚多」了，相視大笑，得意洋洋的，那一種兇惡的樣子，深印我心，我死也不會忘記的！

日軍看見地上，遺棄了許多東西（是跑入高粱地內的同伴所遺棄的）知道還有人在逃，

就叫我們用手招呼，口呼「朋友！朋友！」（這時我才知道在華北的日本駐屯軍，竟也會說幾句東洋式的支那話的，）但我們在逃的朋友，那會聽我們的招呼而送肉上刀俎呢？！

日兵把這些遺棄的東西，加以檢查，發現「北平近郊詳細地圖」一幅，軍士學教程，救亡手冊各一本，手相機一架，（內有相片十餘幀）這四樣東西，都是所謂「危險什物」，日兵如獲珍寶，笑嘻嘻地，問這是誰的？我們答「不知道」，他們便押送我們到日軍坦克車隊部去，途遇一位同伴，睡着不動，日兵叫我以腳將其踢醒，口兵以爲他是病昏了，便灌以茶水救急，當然他也祇好站起來了，同着我們一路走，我們這一路有五個，其中兩個是北大的（我是其中之一）餘三個是清華的，我走在頂前面「領隊」，幾個日兵便在後以手槍指示方向，指示時，口中高發「嚇！嚇！」之聲，真是威武極了！

走四五十步，到日軍坦克車隊部，該隊部設在一個茅屋裏面，屋簷前有涼棚，棚下便是隊長所在地，茅屋前面是汽車路與高粱地，汽車路上停有幾輛小坦克車三三輛，都日製皮印

高粱桿掩護着，高粱地內有七堆一個，堆上插有一面日旗，並有一個日兵在守着旗——這是所謂坦克車隊部的輪廓。

我們到了隊長面前，那個隊長一副賣牛肉的臉，怪難看的，隊長隨即命令再行檢查，並將日兵所呈的「戰利品」畧爲檢視一下，即揮手日兵，把我推到屋的左側，站成了一排實行——槍決！這時只消敵彈一顆，便可以把我們五人打個乾淨！但我心裏已經沒有生死的問題了。我已經比最初聽到日本人聲時，鎮靜得多了，我一點也不恐懼，唯一「遺」恨，就是白白的被敵人打死，自己却沒有殺一個敵人，實在死難瞑目，正欲槍決之頃，我很想突然予以本能的與最後的反抗……但那隊長忽又揮手表示死刑暫緩執行，命再一一詢問，於是，一個同伴，低聲問我：「還有點希望麼？」我以決定的口氣回答道：「沒有了！——半點希望也沒有了！」我除了等死以外，是不作別的希望了，我以爲：日兵萬一不要我們死，一定會要我們去當漢奸，與其當漢奸，倒不如自殺完蛋，或被敵人一槍斃了，痛快了事！（只怕日兵要把我

死，快快死！

詢問時，那隊長却叫我們吃香瓜，香瓜上面，滿是污泥，同伴們拿着就吃，不再講衛生了，日兵又倒開水給我喝，說聲：「喝！喝了斃！」我因口渴，正要水喝，喝了斃不斃，滿不在乎，只是開水太熱，把舌子烙泡了，隊長問明了我們的履歷後，又問一個同伴：「你排日麼？」

那同伴說：「我是學土木工程，土木工程的課程裏面，並沒有排日的教材！」隊長聽到這話，點頭笑笑一下，又問軍事學教程照相機等物是誰的，我們答：「不是我們的」，問到這裡，隊長躊躇了一會，站在兩傍的日軍，望望我們，又望望隊長，不及等待隊長的吩咐，就以手槍對我們裝模作樣，露齒微笑，其中有一個日兵總是端詳着我，我因為他的樣子特別兇惡，故也特別注意他。我身上有個螞蟻爬過，便用手掠去，他以為又有甚麼了！我用手指着地上的螞蟻做手勢（我恐怕他不懂我的純北京話），他才放了心。我旁有個同伴，即是睡在地下裝病的那位同學，日兵叫他兩膝半屈，上下伸縮，那個同伴為避免褲子裏藏有危險物件的嫌疑起見，所以伸縮得特別靈活，那知日兵

去送他幾個月，他會裝病躺在地上不起來，馬上給他幾個耳光，左邊一個，右邊一個，把他打得頭昏臉腫，痛苦不用說，侮辱實在是夠受了！

畢竟，隊長的吩咐下來了，他吩咐我們向南去，不要回北平了，因為他不十分會說中國話，就叫幾個會講中國話的日兵傳達，自己並在一張紙條上寫道「北京危險」！我們會意，所以就頭也不敢回的向南繼續前進，我們以為事出意外，還不知那隊長葫蘆裏賣的甚麼膏藥，心裏疑惑不定（我們以為是要我們到某處當漢奸去的），後來看見沒有日兵押送，心裏才舒服了下來，走不多遠，忽然想起前面還有日兵，怎樣通得過呢？所以決意派位同伴去打放行條，那隊長也「慨」允了，就在一張白紙條上用藍鉛筆寫道：（原係日文，現把譯成中文）

證明

經調查五人証據不充分，着沿途放行。

香田隊長條

我們得了放行條，如獲護符，再通過幾道日本的防線，稍經檢查外，沒有大的阻碍。檢查人只在放行條上書以「再調查」字樣，加蓋

私章，便算完事。在「再放行」時，檢查人對我們笑笑，大約他以為我們是漢奸輩了。

我們離了虎口，彼此互慶更生，大家談到那位隊長如此「寬宏大量」，把我們這些「特等之囚」恢復自由，實在令人費解，如非那個隊長有點神經病（我想一定沒有），那末唯一的解釋，便是日本所慣用的懷柔政策了，因為日本初佔華北，對於咱們這些「支那人」，是要施點小仁小惠，給麻醉住了，再行開刀的！但是，我們並非死豬，日兵的鬼計這回恐怕要落空了。

我們一面走，一面又談到許多事情，雖然我們已經脫了虎口，但前途還是復危險的，反正最壞不過一死，也就安了心。雖然我們脫險了，但在逃的同伴，於日軍機槍的密集掃射之下，或生或死，或已脫逃，或又被俘，有誰知道？想來，真替他們擔心，還有一些在後面走的兵士（尤其是那些傷兵），不知道他們的遭遇又將怎樣？亡命的人，多可憐呀！

談，談，談到我們被日軍槍擊的一瞬間，那位被日兵侮辱的同伴說：「槍擊時，我伏倒在高梁地內，日軍的坦克車，在我的身上越

過，我恰恰處於坦克車的兩輪之間，只消坦克車稍歪一點，我雖不成肉醬，恐怕也要折肢斷臂了。好險！好險！……我躲了一會兒，嗡嗡來了幾個蒼蠅，在我頭部亂叮——蒼蠅以為我已經死了！」

「在日軍槍擊時」，又一位同伴說：「我在高粱地下躺下來，（剛向前爬了幾步，後面恰在我躺的原處）便着了一彈，頓時塵埃一湧而上，許久始散，假使我躺在原處不動，那可完了！」

末後，我們談及各個人的損失。我已經說過，我除了帶我自由這個人出來以外，別的東西一點也沒有拿，總計衣物書籍等損失不下數百元，尤其是有六七年來的日記數十冊，一位同學有自小至大的私人照片數百幀，現在都已遺棄了，雖然這些東西在別人看來一錢不值，但在我們自己，却是心愛不過的；然一想起平津大好河山都喪失了，我們的東西又算得甚麼呢？

(五)夜宿青紗帳

又走了好久，已是下午三四時，快到門頭溝了，聽說該處日軍的坦克車很多，正在和一

輛中國鐵甲車相拼，並且有日機在轟炸，砲聲與轟炸聲斷續可以聽見，我們為避免危險計，照一個解除了武裝的中國警察的指示，（他知道我們都是逃難的學生，所以偷偷的給我們指示，我們對於這位警察的同胞之愛，非常感動。）決定轉走門頭溝下方的麻峪，并在麻峪過河，到麻峪的對岸大峪，到大峪後，我們原想在此餐宿，但因大峪還沒有脫離日軍的威脅，所以忍渴挨餓，硬着已經疲倦了的腿，繼續向長辛店進發，因為時候已經不早（五時半了）而路程却有很遠（三十餘里），如果到時太晚，又恐怕我軍戒嚴，不能入城，所以被迫快跑，真是累得要命。

沿路兩旁小溝內有成千累萬的手榴彈，這都是二十九軍於退走時拋棄的，可見該軍退走時的倉促，我們覺得這些手榴彈被拋棄了，非常可惜！我們實在跑得疲倦已極，而且饑渴交加，身體無法支持了，但因為前後日機在轟炸着，我們也顧不了一切，只是前進，快到長辛店了，天色已晚，雷聲與炮聲齊作，閃光和炮光也爭輝着，簡直分辨不出甚麼是甚麼聲，甚麼是甚麼光了，既不能到長辛店，就祇好找一間

屋子，暫住一宵，但因黑夜，那裏找不到屋子呢！沒有辦法，只好暫宿青紗帳了，天雨，上漏下濕，有蚊子有蒼蠅，我們雖然疲倦極了，却再也睡不覺，況且風聲雷聲，好像我軍的步哨在偵察着；又好像敵人的先鋒在夜襲了，我們睡着，一點也不敢動彈，一位同伴，因為受寒微之咳，在大家制裁之下，也只硬生生地忍着不咳，我想他真是痛苦極了，還有一位同伴是基督教徒，他不時虔誠作祈禱，大家都低聲請求他，「替我向上帝祈禱吧！」

(六)可敬愛的士兵們

第二天（七月卅日）清早起來，聽說長辛店已沒有中國軍隊了，故只得請人引路，改奔良鄉，天下雨，沒有傘，把我們的衣服濕透了。「其雨其雨，日出日」，敵機又四出肆虐了！天雨不好，天晴更是不好！

走路時，口渴已極，沒有水喝，就用嘴去吸取高粱葉子上面的雨水，但因水少，反而口渴有增無已！不但口渴，而且肚餓，只因附近居民都已逃避一空，有錢買不着食物，瞥見道旁的玉蜀黍，快要成熟，就一個個摘下來，大家分食，雖然玉蜀黍沒有煮熟，有點生氣，但

吃來似乎別有味道——我們實在餓得可以了。

我們吃玉蜀黍時，引路的人說：「華北有兩年沒有收成，只今年收成特別好，可又來了日本兵！」說着長嘆一聲，似乎也很關心國事的。

到身鄉後，在路上遇着許許多多退下來的二十九軍，他們問明了我們的來歷，對於我們的遭遇表示同情，因為彼此都在患難中，所以打得火熱。兵士們最喜和我們攀談，有個下級士官（大約是班長吧）談到這次北平的失陷。他流淚了，並且他說：「北平這地方太好了，將來總有一天，他要拿回來。」

這些退下來的兵士們，三天三夜，跑路餓肚，不用說，他們是很辛苦的了；只因爲口渴難耐，就到路旁的瓜田裏將西瓜摘來用，大刀交叉一砍，頓成四塊，人各一塊，狼吞虎嚥，還不失英雄本色。兵士們並且請我們吃瓜，有餅乾的（很少）又請我們吃餅乾，我覺得這些兵士們的請我們吃西瓜吃餅乾，與日兵的請我們吃香瓜喝開水，雖然同是「請」，却有兩般滋味！

我們沿着鐵道走，鐵路兩旁，綠樹成蔭，托庇樹下，可以避太陽，可以躲日本的飛機，

真是再好也沒有了，林間鳥雀狂遊，兵士們見了，用槍拍的一聲打去，不用說，鳥兒嚇個半死；我們又以爲遇着甚麼亂子了，不免心吃一驚，既知究竟，一位同伴口裏哼着：「英雄無用武之地，大刀截瓜，鎗彈打鳥！」大家聽了，相對着苦笑。

又跑了許多路，有兩個同伴跑不動了，我們其餘三個強迫着他倆繼續前進，他倆跑得哭了。

到貨店，看見幾個穿草綠色制服的中央兵士，大家圍攏去問長問短，二十九軍兵士看見了中央軍，笑容滿面，以爲渴望已久的中央軍到了，不愁沒有吐氣的日子了。我們見了中央軍，感到國家民族以及個人的遭遇，心裏非常難過，尤其那個被日軍侮辱的同伴，一口氣跑上去迎着中央軍，哭起來了。

貨店仍沒有車，只好趕到琉璃河，須過長橋一座，我們因爲身體疲倦已極簡直不能過橋了。

琉璃河雖有火車，但却是兵車，我們非兵士，不敢上車，兵士們知道我們的困難，就可囑了我們「儘管上車，不要緊的，有我們作保護」。我們上了車，雖然兵車上十分擁擠，但兵士們却不埋怨我們佔去了他們的位置，反而

和善地包圍我們，我們

可敬可愛。

在這兵車中，我的旁邊有兩個兵士在談着話，知道他們中一個姓高，是保安隊的；一個是教導團的，可不知姓甚名誰，在教導團的那位兵士，胸部受傷，還有一顆子彈沒有取去，血流不止，把一件白襯衫全給濕透了，苦於沒有衣換，那位姓高的兵士，憐憫他的境遇，就把他帶在身上所僅有的一件襯衣贈給了他，教導團的那位兵士，領受贈與之後，慷慨的說：

「國家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們當兵的，應當爲國犧牲，再也顧不得生死了，我這次打敵人，原來打算不要生還，可我受了敵人一鎗，又沒有打死，真是憾事……」我覺得這兩個軍人，一個狹義施與，一個深明大義，和他們談及，知道他倆都沒有滿二十歲，真不愧爲少年中國魂呵！

兵車在途中，因爲恐怕敵機追炸，所以開行得特別快。當夜十二時，車抵達保定，因爲已入安全地帶，驚魂方始稍定。但是這兩夜來，人間的艱難險阻，悲慘侮辱，我們都已受盡了。

一九三八年、十月、改舊稿

抗戰佳話

吞吐

家裡趁子兒還不用功念書，恐怕要算李家哥兒倆個。恰巧哥兒倆又都喜歡研究化學，在家裡預備一個試驗室，祇要從學校回來，就鑽進去工作。外加脾氣個別（註一），在班上向來不言不語，更不跟別人打哈哈鬧着玩，所以同學給他們起外號叫做科學怪人。

天津丟啦，許多同學都搭輪南下，李家哥兒倆因為家庭關係不能動彈；（註二）他們雖然在租界裡住，也會感到日本小鬼的氣焰萬丈與環境日非，沒有一件事情叫人看着順眼，早就疼了一肚子氣沒處發洩，哥兒倆暗含着商量了多次，要想給小日本一個苦子吃出出氣，始終就沒有機會。有一天老二禿着腦袋，穿着他那破舊的藍大褂，一個人溜到東海子日本飛機場，他奇怪他都瞧見十幾架白亮的飛機停在那裡；且日本兵還沒攔他，他自然不敢再得寸進尺的邁到場裡，回來就很高興的告訴老大，他哥哥以為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正好進行他們的計劃。

註一：動彈是北平話的不能動身的意思。

從那天以後，哥兒倆的工作更緊張起來，除非出去買材料，整天價就在試驗室不出來，因為這是他們常常幹得出來的事，家裡人也不以為奇怪，及倒誇他們哥兒倆沒學校念，還是照樣用功；不過他們的母親有點嫌他們要錢太多，好在老二會討母親的歡心，每次上街買材料全給母親捎回一些好吃的東西，還答應母親如果瞞父親給他們錢，必會多做點雪花膏和香水孝敬她。這樣哥兒倆就撇開錢買材料試驗，又求姐姐給做小盒子，費了半個月的工夫，才做成許多像藍買斯干菸盒的東西，在晚上哥兒倆又偷着在後花園試驗成績，試了又加材料，加完材料又試驗，如此又弄了七八次，老二才帶着牠在傍晚再去日本飛機場，已經沒法進到警戒線裡，結果失望的回來。

在一天的夜晚，海河裡排滿了日本的運輸船，一船連一船的那停鋪，上邊全是裝滿了日本小鬼侵襲我們的工具，搶殺我們士兵和老百姓的東西。在黑暗中有一個青年沿着河

一躍，再拾起來往船羣裡扔去，那小盒在空中變成個火球，像大流星似的掉在一個船上，那船載滿了汽油，登時火起，劈叭山響，正燒着的油桶，濺到旁的船上，引起子彈的爆炸，給養的起火……雖然還有不少日本兵在船上營救，油燒彈炸，勢如火上加油，不到半點鐘那些船很少的能夠沒有遭殃，許多燒毀的船身死尸，全順水沖到×園大橋，那個青年早就很從容地乘亂溜開，滿心痛快的跑回家去向他哥哥報告這個成功的消息。

二

一天的傍晚，天空滿佈着黑雲，已經下起淋漓的小雨，再加上山地的烟霞，別說看不見星星月亮，就是也不能見掌。在這時王連長帶着他的弟兄，由本地人李二做嚮導，由他們駐守的村子出來，順着山坡往下走，要到×河去偷渡。雖然到河岸祇有三里的路，就是說話也不會被河那邊山上的敵人聽見，因為任務的煩重，他們顧不得談話，屏息着啣枚疾走；尤其王連長比他們還焦急，他明知道昨天晚上第三連那排弟兄，奉命過河去襲擊山那邊的敵人炮兵，免得敵人猛烈的炮火，給他們大的威脅，無情的×河，捲起翻白花的急浪，等他們沒浮到當中，就全葬身魚腹。今天師長特別震怒，下命令叫他這連絕對要設法渡過去完成任務，幸虧他今天能找

到了一個本地人做嚮導，想出叫他和自己的護兵小張先浮過去，把鐵絲擰成粗繩帶到那岸，兩頭全拴在樹上拉直，他們再順鐵絲繩爬過去。不知道這個方法能否成功，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河邊，好試驗一下這個方法，斷定了他們這一羣人的命運。

他們所要渡的×河，正是在兩山相嵌的深谷中，離岸不出廿步全是高山，因此水流急湍，水打石響，聲如獸吼，就是在黑夜，浪翻白花的忽高忽下，依然能夠見到，不用說過去，就站在岸上看見那種情形，也够毛骨悚然的了。他們到那，弟兄們先在河灘石子上躺着休息，默默地養精蓄銳；王連長就站在河邊，看李二和小張下水，他倆剛浮不遠就不見了，水流聲音的囂雜，更聽不到他倆浮水的動作，他還是精神集中和緊張的。水面發呆。不到三丈寬的河，有半個鐘頭，還沒見到那邊扯起鐵絲繩來，水勢那樣大，他真不能不慮念他倆的安全，倘若他倆浮不過去，他們更無辦法……雜亂的思潮，在他心房裡湧蕩，並不減于那河水的澎湃，他簡直像熱鍋上的螞蟻，沒有一刻的安心，直等到發見鐵絲繩由那邊扯起來。

每個弟兄，除了一枝大槍和子彈外，還有五個手榴彈背在身上，兩手揪鐵絲繩一把倒一把的爬過去，倒到中央，水

流的震動山響，嚇的人不敢下望，誰不願快快倒過去，免得失手掉下去。兩點多的時間，他們才全過完。這時小張早由李二帶着爬到山上去偵察敵情回來，王連長知道敵人除哨兵外，全躲在帳篷裡睡，更是喜出望外，情不自禁的說道：

「他媽的！今夜能順利地過河，就是小日本不躲在帳篷裡睡，也能摸上前去給他們一個厲害瞧瞧。」

他就在前頭領着弟兄們爬山，往敵人炮兵陣地奔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解決了哨兵，又一窩蜂似地捕到山頭，包圍了敵人的帳篷，正在酣睡的日本兵，早就失掉了抵抗力，很容易的被他們解決，廿幾尊大炮他們也都拆開，把機件帶回來，第二天他們就再聽不到對面山上的炮聲。

三

在××的××司令部裡，某某長官收到這樣的一封信：「職自奉命過河以來，工作頗為順利；現敵人命職與漢奸十一人，於今晚某次客車，携藥水來毀我方之××鐵橋，據聞此種藥水專能浸鐵，一經洒上，無論任何鐵物，勢必腐壞。職得此消息後，立刻外出托此農夫過河送信，請重賞其酒資，並望今晚於某次客車中嚴加防範。」

在那晚的某次客車中，滿佈軍警，監視乘客，過××鐵橋時嚴禁乘客開窗，並加燈火儼如白晝。那十一漢奸莫不面面相覷，暗中叫苦；那送信的人知目的已達，心中甚慰。他們十二人回去祇好據實報告，敵人主管的官長大為震怒，知

他們中間有人洩露消息，若不，華方決不會獨於他們所乘的某次車嚴加防備，與不准開窗，用嚴刑拷問他們，那送信的人咬牙誓死不認，那十一個漢奸也莫明其妙大呼冤枉，結果十人二一齊槍斃，那十一個漢奸可謂罪所應得，那送信的人就作了壯烈的犧牲。

以上是一件我方派人做反漢奸工作的軼聞，下邊還有一件洋車夫巧獲日本人的事情。

隴海路的綠鋼皮車，在某天早晨開到西安，乘客都一窩蜂似地從車箱裡擁出，經過警察的檢查，擠着走出宮殿式的站房。洋車夫都趕上來攬買賣，其中有一位穿西服的青年，也不坐車，一人步行進中正門，順城根往西邊走，那一帶非常清靜，尤其在那時簡直沒有行人，那個青年走到某地方，在那徘徊若有所待，過一會有人來向他打手勢，雙方全不說話，比劃半天，那個青年就掏出一捲鈔票遞給他，呆會又來一個也是照樣，如此有五六次了，恰巧老遠地被一洋車夫發現，他奇怪那個青年的怪動作，由於雙方比劃不說話，他靈機一動就想到那個青年必不是中國人，莫不是日本人到西安來給漢奸錢來了，他半信半疑的就拉車奔了他去，故意用車撞了他一下，那個青年回頭一看是他，登時一怔，就慌神的走開，他放下車就把他抓住，那個青年臉上立刻變了色，掏出一捲鈔票給他想要掙扎，嘴裡還呢嚕地說了一套他聽不懂的話。那洋車夫由此更斷定他是日本人無疑，更用勁的揪着他上警備司令部，路上早跟了不少看熱鬧的人。當天下午那個洋車夫就由警備司令部領到五百元的獎賞。

飄海回湘紀

余牧秋

五月廿八 晴（初一）

晨，譚那來寓，語告船票已定妥，明晨離平往津，卅日開船，太古公司湖北號，兩人同行。

即忙收拾東西。難題來了，衣服書籍文件文具怎麼處置？天津塘沽早就傳說是鬼門關，爲帶洋火就死了不少人（註），書，日記本，鉛筆都不能帶，最好化裝爲一可憐難民，不穿學生衣，不帶一物。反覆思索，幾件舊布衣棉袍，隨身帶走，路上要穿；文具亦帶走，共作一箱；書籍完全留平（帶三本英文定量分析和一本夜讀抄）；文件則付郵。身上仍着原衣，發生困難再說。

乃將六本讀書筆記，三冊譯章，日記，信札，以及所譯所抄之零零碎碎文字，訂入布包內，作一包裏寄回去。數年心血，盡在于此；臨至郵局，仍思隨身帶走，又懼惹火燒身，只得付郵，惟默祝其平安到家耳。（郵費增兩倍）

見聞 第四期 余牧秋：飄海回湘記

下午，以棉被無用雜物打古，得兩塊多錢。

晚間，向璇兄告別，懇談良久。

此行繞道回家，途遠萬里，內心惴惴，不走又不可，走又危險，且罷，咬牙奔路，逃得過一關算一關。

（註）北平日軍用物如汽油，棉花，木廠等被燒掉過，他們以爲係由帶洋火的中國人所放火，那時檢查行人，搜出洋火即有生命危險，曾鎗斃一人；自平往津旅客，因吸紙烟，身帶火柴，被其查出賜令跳水死者甚多。

五月廿九 晴明

五時離床，譚那携了三件行李坐車往東車站，我乃步行，過金鑿玉煉橋時，晨光熹微，別呈良景。

進站一望，天下全非，站衛的，辦事的，大都爲日本人，賣零碎食物，亦是日本商店；溝內。

行李上車皆須檢查。因購行李票，得以免過。上車前，旅客依先後排成一隊，自行解開衣扣，一個一個候警察摸查（女性有女警），日本憲兵立旁監視。

八時開車。沿路豐台廓坊各站均有日兵武裝站崗。站上小販帽邊衣上，書「日滿支親善」五字，連小販他們都要吊演傀儡戲！

十二時餘抵天津。心頭跳起來了，竭力壓住。——過去多少人在此被扣遭訊遭打遭辱遭毒害。隨着車上同胞下車，步出「老站」；站口擁滿了種種色色的人，有數位東洋人，眼睛專對旅客上下掃射。幸好，未經檢查，身上輕了點，逃出一關。

至中國旅行社換取船票，方知改下月一日開船。因進旅館租一小房，一天一元三角二。叫茶房往車站取行李，云未查。

昇事休息，往法日租界，市面繁華，行人匆忙擁擠，較王府井熱鬧。惟電車難看。勸

業場設計不錯。

晚間無事，復往租界聽熱鬧，竟紅光刺眼。

五月卅日 晴熱

往遊昨日未遊之英法日租界地，在住宅區走一上午，午後遊三不管，頗有洋大人走入唐人街之感。

購平津太晤士報一份，上轉載紐約太晤士報一篇社論今世之競爭，論述條達平允。

五月卅一日 陰雨

思購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或濟公傳，供船上消遣，因冒雨往天津市場，書攤頗多，價值較北平高多矣，無可下手，又不欲空回，東問西翻，見一歌德論（陸淡如編），以二角五得之。

六月一日 晴

昨日落雨，船上今天方能裝貨，改明晨開船。此種運貨兼帶旅客之船，大約行止無定，遭人厭恨，因以「野雞船」呼之。

船上供飯，菜須自備，因購醬菜腐乳，盛於一油囊內。

下午二時上船。與同鄉合購一貨倉地面攤鋪，一人合七角。

船上通知，香港新規定，每人須携國幣三十元，始許登岸。我們一共僅四十多元，勢已不容回身，只好待到香港再看。

六月二日 陰晴

晨七時鳴鑼啟碇。開船之前（一）先經船上收票，並點驗三十塊錢。我們支吾節過。曾見一人只有十元，後勒令下船簽字退票。（二）海關檢查行李，囑將所携工校畢業證書丟掉，乃即遵令，撕碎擲於河上。其實，今日在日軍手內之海關，檢查旅客，目的全在「法幣」，所携數目，如超過旅費，即予沒收，若帶數百元走運生命都有危險。携帶證書，本不與他們相干，不過開玩笑而已。持之無用，我也樂得一擲！

十二點半停於塘沽太古碼頭，裝煤。距街面約五里遠。不登岸說不檢查，才放心。後亦來了一批關員，抽查了幾口箱子了事。

伍方之君來訪，畧云：日本來了幾十個人，並召集塘沽地面之久大工人，將鹽廠開工；產出之鹽，無法運往日本，當地銷路又小得

很，故欲停工。黃海機器被毀破好些，運走好些。永利沒開工。承他借二十元代寄北平，一半作寄書郵費，一半還伙食債。

五時開船。僅吃飯一頓，上午那一頓，被茶房伙夫賺去了。

六月三日 雨

中午至烟台。瞭望岸上島嶼，稀稀落落。上船小販，多係售賣蝦仁，對蝦（上海呼龍蝦）炸魚等烟台出產。購炸魚二角，六寸長計有四尾之多，真便宜。小販語告，此間便衣除夜晚極活躍，三百多日兵，現只餘百多人。

四點一刻船行。水波洶湧，船身漸起搖擺，暈吐者不少。晚至威海衛，停船裝貨。

六月四日 雨

十一時開船。晚停于青島灣中，謹候東洋人檢查。這一關比天津還利害。

六月五日 晴

醒來甚早，總睡不合眼，乃至船倉外面默坐。漸漸東方現微光，繼而太陽慢慢的自海面出，升高，當全圓形剛完成時，似一血球，鮮紅，瞬而亮光閃眼，雲霞景象立即全異。

天明後，茶房將旅客，喊至船倉上面，爲點人數弄了兩點多鐘。後檢查的來了，兩日本人，加一「同胞」，目光對全船旅客巡視了一陣，下去了，完事。心中落下一塊石！

九時多，船開至距青島岸約半里處，停住裝貨下貨。

海中有英國兵艦一艘，兩旁排列七隻潛水艇，威姿嚇人。舉目一望，紅屋青山，與碧綠海水相配合，水上時有××飛舞，空氣新鮮，真一天然雅淨美地。

午後四時多開船，夜間大雨。

六月六日 晴

船行。

六月七日 晴，下午雨

晨間至距吳淞口約數十里處，遇大霧，至霧散始開船。過吳淞時，羣立船面觀望被日軍炸毀之房屋，東倒西塌，十室九無頂，毀後殘狀，目睹傷心。進吳淞口後，見日本兵艦數艘。

下午五時，船靠上海太古碼頭。思下船玩耍，未出碼頭，即逢一着長衣兩着短服同胞圍住，搜身檢查，見携有一鉛筆，面色稍變，以

見聞 第四期 余牧秋：飄海回湘記

爲有禍又放我走了。其中一位像是東洋人。

到河南路，進商務，龍門繞了一圈，遇雨折回，買醬菜及大美晚報。上船時又逢着查制服荷手鎗的檢查。

燈下讀大美晚報，知國事有望，心頭呈呈活氣。自戰事展開，北平失陷，所讀報端電文，莫非同盟同盟，標題論調內容，奴氣鬼心醜態，閱我年餘矣，直至今日才得鬆一口氣。

六月八日 陰雨

晨閱文匯報。論旨主張，亦如大美晚報尙爲中國說話。

九時飯後登岸，往南京路福州路河南路等書局書攤溜了大半天，購長江西線風雲，葛傳瓚牛津簡明字典的查法，及影印本德理斯之新精神。小藍皮叢書和辜鴻銘著作，無法可得。

——辜之文明與混亂一文，恨未在本抄錄。

問龍門聯合書局，和聯營書社已經停業，有事可請龍門轉。

購書後，往先施永安走了一轉。

返身回船，觀望各大街面，一股冷氣，天氣也是那麼陰沉。

晚間有數壯男上船，聞其口音，似係湘鄉

人，叩之，均返湘回家，以前在軍隊，自上海戰敗後，乃化而爲便衣隊，連續逃說戰後日兵在浦東浦西之虐殺姦淫種種毒辣行動，令人切齒。茲擇記一則，云日兵捕來幼女，人小，還用刺刀割開，姦後即隨之刺殺。何止獸行！嗜唱文明者思之。

六月九日 晨雨日晴

天尙未大明，船上即來檢查旅客種痘與否？沒種痘，香港又不准登岸。——那裡這裡，登岸有似登天。禪那與我，昨下午已在法租界免費注射預防霍亂針，不行，聲勢凶凶的，命趕即下船補種，又說八點開船。另外尚有兩男同鄉和一女青年，亦未種痘，急得五人冒雨往海關跑，醫生須九點半才來；叫黃包車帶路找醫院，他就便拉進一家日本醫院，大家不顧種；至工部局，亦無辦法；只好跑回去找買辦商量，說到油頭種，才得解決。雨多大，頭髮衣褲鞋襪都濕透。飽飽的吸了一身上海好雨。

至十點鐘才開，活受愚弄。離上海後，恭向來途空際合十，南無阿彌陀！

六月十日十一日 晴

一三七

船行。海水與前迥異，青綠可愛。於立船尾，瞭望大海一片茫茫，浩浩無涯，僅此一船飄浮其上，雖則感覺自身之渺小，然眼界隨之張開了。

閱西線風雲，始畧知南口，居庸關，察哈爾，大同等處血戰情形。困居北平，真是聾子瞎子。

六月十二日 晴

七時廿分鐘抵汕頭。遠望屋頂有青天白日旗飄揚，欣然色喜，沿海船行計十日久矣。船一攔岸，小販蜂擁上來，多售荔枝，楊梅，李子等鮮果。購荔枝剝食之，汁甘味鮮。

八時多，船上一茶房，導末種牛痘旅客十餘人上岸種痘，每人五角，種後分給證明書一張。——這可登岸了。

一臨汕頭，恍若流浪子投入慈母懷裏，一石一木一物一人，格外覺得親熱。市面舖屋整齊，街道乾淨，路旁多有棕×樹點綴，特現嶺南風光。惟戰事已展至此間，店舖十關六七，行人稀少，冷落情形，比上海差得多。

午後三時五分開船。上船經香港者極多，擠滿了船面——香港又成爲一大保命處。

六月十三日 晴

上午十時後，停于香港中。

下船前，船上舉行查驗：先查汕頭上船旅客，每人須有三十塊錢，其餘別處旅客，則僅看手臂，種痘與否，老種未種，皆免費補種。

早在北平動身時，聽說廣九鐵路太危險，日本飛機追着炸，乘小火輪較安全。火輪每天只有早八點一次，只得在此停留一天。船上茶房，乃介紹進新華大飯店（此店係船上買辦等合開），行李交飯店運，坐飯店汽船上岸，進店一間，房子已全租出，再問別家，價錢都貴得不得了，而「港幣」又大漲價，頓起恐慌，不能停留，打聽廣九路車，說是晚上開，故決坐車去。畧吃食品後，即向飯店領行李，他把算盤一打，行李每件脚夫收二毫。店內照例收二毫，代交免予檢查費一毫，坐汽船上岸每人六毫，合共交法幣五元四角，才領出行李。活吃一竹槓！

十餘位同鄉，見情形如此，亦不敢留，忍痛領出行李，大家共備一小汽船，過河，進九龍車站，行李概自己動手搬，不敢再勞別人。時尙四點一刻。

再購港幣買火車票。七時五分開車。行未

一時，沒出英段，警鈴響了，停車。直至十一點半，纔行開車。上午二點至廣州。

黃沙車站已炸，改在西村車站，乃合租一小汽車往。天尙未明，一路黑暗無光。自然，這又是日機神威的成績。

六月十四日 日晴夜雨

粵漢車下六時開車。白天沒事，乘機往市面一走，行人極少，商店十九關門休業。至於被鬼機炸燬之處，情形悽愴之至。聞被炸死之人，少在六千以上。我民何辜，遭此惡劫！報載昨夜四批敵機飛廣州，投彈十餘枚，又傷數人。

六時半開車。——兩人已只餘十四塊錢了，廣州又不好停，只得購衡陽票，待到那裡再說。晚間雲色深黑，繼而雨聲淅淅，大家以喜雨視之。

六月十五日 晴

車未至衡陽，承同鄉郭太太借予五元。車站買票，易家灣路被水沖斷，只賣至株州票。——探聽敵文，說在株州。

六月十六日 晨雨日晴

晨五點半進株州站。停了好久，才繼續開車。買票之後，僅餘一角錢，索興用光，再購煮雞蛋六枚，兩人分食之。

進站探問敬文，又沒得着他的下落。

車子在路上停了好幾次，直至午後方抵長沙。

兩脚一觸長沙地，立感一身輕，舉手摸摸額，尚在！安然歸來，我喜故我在！

【右廿天日記，全係到長沙數日補寫，所記難免無誤，事情亦有許多遺漏了。附筆。廿七年六月廿二夜，長沙南村】。

徵求戰地通訊及特寫

本刊內容純以耳聞目親事實為主，尤重抗戰史蹟與悲壯故事，冀以表現時代及我民族之精神，發揚而光大之。至希戰區前後方文友，時惠通訊及特寫，賜予援助，無任企盼之至。

編輯部 啓

宇宙叢書之五

自傳之一章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陳獨秀：實庵自傳

何香凝：我學會燒飯的時候

葉恭綽：四十年求知的經過

陳公博：我的生平一角

陳衡哲：我幼時求學的經過

黎錦熙：自傳之一章

章乃器：我與青年

王芸生：一個挨打受罰的小學生

太虛：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

周作人：關於自己

老舍：小型的復活

豐子愷：不惑之禮

冰瑩：大學生活之一斷片

傅仲禱：生活的回憶

宋春舫：到巴黎去

許欽文：從故鄉到無妻之累

趙景深：曲友

郭子雄：我與牛津

陸丹林：組織民軍的工作

南橋：童年回憶

豈哉譯：傳記的意義

定價：每册六角

海防二日記

徐昭

早晨，當一輪血紅的朝日在印度洋東邊爬起的時候，我們的船已經駛進東京灣，海水由碧綠變成混濁，當着輪船駛過，被掀起一層層浪花向岸邊沖去。經過了四晝夜的海上生活，大陸又擺在我們面前，岸上開始出現了闊大的芭蕉葉子和高昂的椰子樹之類的熱帶植物，遠處，在陽光閃爍下，顯出一片紅瓦白墻的市廛——海防已經漸漸迫近了。

照例，當輪船靠岸，終有一番留難，從香港到海防的客人，須先在船上檢驗護照和牛痘証，才後到海關檢查行李，海防的沿海馬路，十分整齊，碼頭上鋪著狹小的鐵軌，上面有一種像煤礦裡堆煤的敞車，從輪船上卸下來的行李，就堆在這種車上，由機關車拖送到海關。在岸上，我們第一次看到安南人；矮小，憔悴，頭上戴著闊大的笠帽，身上穿著醬紫色污穢的衣服，牙齒染得黑漆漆的，口裡嚼著檳榔，不時把一些可怕的血色的唾液吐在地上，他們有的替旅客背行李，有的頭上頂了一個很大的竹簾，向我們兜賣香蕉，甘蔗等食物，大羣的安南孩子，臉上帶著菜色，穿著破碎掩不住肉體的衣服，向我們討錢，被巡捕瞥見，手裡的木棍便毫不

容情的打下來。這些巡捕都是安南人，用他們手裡的棍子，敲打自己的同胞，這是使我們看了頗有點感覺蹙然的現象。

越南，從一八八九年脫離了中國的版圖以後，人們對這突出東亞最南部的大半島，印象就很模糊。現在的越南行政區域分為三部：北圻和中圻是法國的保護國，南圻濱海的地方為法之直屬殖民地，海防是南圻的一個重要商港，地處大鵬河支流向坎河（Cua Canh）上游二十里之地。在它的北邊二百里就是河內，是現在越南的首都，由海防坐一種流綫型的鐵道汽車（本地人叫做奧托利 Aulais）兩小時可到。那裏還有一個安南皇帝，從小在巴黎生長，說得一口極漂亮的法國話，名義上算是現在北圻和中圻兩地的統治者。

七十年以前，海防還不過是一個荒涼漁村，但幾十年內在拉丁民族積極經營之下，如今已變成了一個近代的都市。市內雖然沒有高大的建築，普通房屋只有兩三層，但馬路却修得十分整潔，海防主要的街道有三條，安南街是安南人的商業區域；華人街（Rue Chinois）華僑的商店大部集中在此；Rauherd街，本地人叫它做法人街，法國的洋行，公司，大

商店都在這條街上，道路寬闊，樹木夾道，是海防最潔淨的一條街。街末公園內有一個法國教士的銅像，一手執聖經，一手撫摩着一個安南孩子的頭頂，這就是一八八二年農耐王阮稻映和安南王阮光平爭奪王位，乞師暹羅，第一次率領法兵侵入越南的 Tules Ferry 神甫，也就是第一個替拿破崙第三征服越南的勳臣。

海防是一個盜風比什麼地方都盛的都市。街上到處是扒手，衣袋裡的皮篋子，襟上的自來水筆，西裝褲袋裡的懷錶，一不留神，便會被他們偷去。甚至於頭上的帽子，臉上的眼鏡，冷不防也會被人搶去，到舖子裡買東西，付賬時手裡的錢票，如果不握得緊，也會被他們一把抓走。做這些勾當的完全是安南人，他們成羣地在你身邊徘徊，找一個機會下手。這些「路上君子」偷搶的技術真是神出鬼沒，在你認為最安全地方，他們也能想法來偷竊。尤其是偷自來水筆和搶帽子，更令人佩服，每次當你在街上高視闊步，專心一意地和你的朋友爭論著一些國家大事，或是和你的「拉腕兒」囁囁情話正濃的時候，往往在襟微微一動，等你愕然反顧，你西裝袋裡的一枝 waterband 或是派克筆，已經不翼而飛。這時即使你發覺得早，抓住旁邊一位過路人，也沒有什麼用處，因為你那枝筆早已被迅速地由甲傳至乙，乙傳遞到丙，或者塞

見聞 第四期 徐昭：海防二日記

在亂蓬蓬的頭髮裡，不露一絲痕跡，得不著賊贖，當然無法証明你所抓住的安南人是偷你自來水筆的賊，結果反而挨人家一頓臭罵，丟了東西又生一場氣。只好自嘆晦氣！搶帽子更是別開生面，以坐車階級最有機會碰到。當你跳上一輛人力車，車夫邁開兩腿向前跑時，突然，從身後伸來一隻手，把你的帽子從你頭上抓去，等你趕緊叫車夫停住，搶帽子的人已經跑出十幾丈外了。你只好無可奈何，光著腦袋讓灼熱的太陽在你無遮蔽的頭上肆虐。駐海防的中國領事到任不到一月，就運丟了三頂白盔帽，聽說就是這樣被人搶去的。普通人也不帶帽子，還可以勉強過得去，但堂堂大中華民國的領事官，光頭不戴帽子太不成體統，結果爲了顧全國家體面，不得不丟了又買，買了又丟。因此每次出門，我們不得不帶着極大的警戒，來監視附近的安南人。有時那位「路上君子」還是初出茅廬技術太不高明，被你捉住，你儘可拳打腳踢，恣意痛毆，安南人是順馴的，決不會喊老爺饒命，因爲他們終覺得皮肉上的痛苦終比飢腸轆轆那份難過勁兒要好點，可是你得留神，千萬莫把對方打得出血，否則你便要帶入巡捕房受罰金的處分。在飢餓壓迫下來做偷竊勾當的安南人固然情有可原，但打人禁止出血的法律也太不可思議，結果扒手們都有恃無恐，越來越猖獗，把海防弄成一個小偷世界了。

一四一

不惟打人不能出血是安南一種奇怪的法律，就是人頭稅也是越南有獨無偶的稅。按照法律，普通成年之安南人（年十八歲以上），每年每人納稅二元二角越幣，另外再按照土地資產的厚薄有無繳納地稅，安南女人和十八歲以下之兒童免稅，但對中國人却不是這樣，未成年者年納一元二角，成年者納十六元。這種稅額的差異，唯一的理由就是阻止華人入口。華僑在越南總數據說約有二十萬，在海防的華僑以前不到四千人，現在因為國內有不少人到海防來避難，人數增至七八千人。他們大都住在華人街附近，有自己的會館，有自辦的中小學；以前海防的商業差不多整個是華僑的勢力，但近幾年來，在普遍的經濟蕭條上，加上越南政府的保護關稅政策，情況已大不如前。他們對祖國的情形十分關懷，從抗戰以來，曾陸續捐助過巨款，最近還有縮食會的組織，將每月吃飯省下來的錢，購買救國公債。華商會館裏裝有無線電收音機，每晚將中央廣播的消息記錄下來，製成壁報，在河內還一家華文報紙，每星期出一張，記載一週間國內抗戰的種種消息，藉使越南的僑胞對國內情形不致隔膜。他們這種熱心國事，愛護祖國的情形，比起國內一般有錢不出錢，有力不出力的人具有天壤之別。

安南人的服裝頗有中國的古風。男女的衣服式樣，大致

相同，都是頭上纏一塊布或是戴一頂上尖下潤的笠帽，赤腳拖一雙木屐，身上的長袍，斜襟窄袖，開叉很大，長僅及膝，這一點頗符合馮玉祥先生提倡長袍短到膝踝頭的主張，想不到安南人已先我實行了。長袍的顏色分爲三種，黑色最高，大概是紳士階級或知識份子的服裝；次爲白色店舖裡的夥計多穿之；最下爲古銅色，安南的碼頭苦力和黃包車夫多半穿這種衣服。

在海防曾見過一次安南人出殯。前面是仗儀，有一個人專管散紙錢，紙錢用黃紙糊成，內襯薄木片，長方形，和火柴盒子差不多大小，大概用來代表銀錠，仗儀後面是靈亭，正中掛一張死者的遺像，上面供著香蕉，木瓜等物，最後靈輓，棺木狹長，成長方的立體形，四面刻了許多花紋，塗以漆金，十分精緻，棺材前後簇擁著一大批和尙和送殯的人，和尙所奏的樂器是一種形狀很奇特的喇叭，吹起來聲音十分悲涼，仗儀隊伍中有許多用漢字寫的布幡，我還記得有下面幾句：「寸草難將依我母，朝來感恩報昊天。」還有幾幅綢製輓聯，寫著：「憐情義重，」高門淑德，」等字，死者大概是孝子的母親，落款是保大戊寅十三年春月，保大就是現在拱手端坐，無權顧問政事的安南皇帝的年號。這一行人到達墳地以後，由和尙將棺木抬下，孝子伏地嚎啕大哭，安南人的墳

是有棺無槨的，只在地面掘一個深約二三丈，寬六七丈的深坑，將棺木放在坑中間，送殯的親友每人投下幾塊土，大概是表示對死者生前一番情誼的意思，然後用土掩上，在地面上築成一週高尺餘的長方形土壘一座，殯儀就此告終，死者就此長眠地下。

越南沒有固有的文字，以前通行漢字，至今海防有些商店的招牌還用漢字，但除了六十歲的老頭子以外，普通安南人早已不認得。他們會說滿口流利的法語，到安南人商店裡買完東西，店夥總要向你說一句「Merci Beaucoup, Monsieur」(多謝，先生。)法文差不多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都能說。海防沒有中學校，只有幾個小學，課目以法文為主，越南文次之。所謂越文是用一種拉丁字拼成的文字，字母共有二十八個，用「一」「八」「/」「·」「^」等符號區別每一個字的音調。普通的報紙和書籍雜誌均用這種文字印刷，已應用了四五十年，聽說推行的成績很好，普通一個安南人只要學一個月拼音的方法，便能看報寫字，讀書。但是文盲還是很多，因為在生活的壓迫下，一般人連學習這種簡便的文字的功夫都沒有了。

在海防的東南有一個名勝，叫做桃山，地濱東京灣，距離海防約二十公里，坐公共汽車兩小時可到，沿海法國人的

別墅極多，還有一個很考究的海濱浴場，越南夏季酷熱，在海防的法人，到夏天多半到那裡避暑去，他們用安南人的勞力，在那裡起了許多華麗住宅，到六七月之間來享受兩三個月的清福。有幾處別墅還在建造，許多安南土人汗流浹背，手胼足胝的工作着，旁邊有安南兵監視，附近安南人的房子却東倒西歪，不蔽風雨，污穢得如同豬圈，看到這兩種絕對不同的生活，會引起人們無窮的感慨，尤其是當你看到那些白種的孩子們，打扮得如同小天使，口嚼洋餅乾，手牽哈叭狗，在海濱跳來跳去，而在另外的一個角落，那些被工作忙碌的母親所遺棄的安南孩子們，却赤裸著身體，拖著鼻涕，咧著一張小嘴哭，或者用他們的小指頭在垃圾堆中找尋一些吃剩的果皮和麵包屑，這時你真會想到，同是人類，一是在天之上，一却在地之下。

於越南變成法國的殖民地以後，四十年中曾發生過不少的叛亂，但大半都被壓服下去了，這中間曾發生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從法國人民陣綫上台以後，對殖民地的政策比較趨向寬大，在越南，共產黨，平民黨等都能公開活動，他們有自己的機關報，做他們宣傳的喉舌，在言論方面比較自由得多；不過這種自由當然以不觸及越南本身者為限，過此限度以外就不能為法國殖民地政府所允許了。

樓船下益州

于 塵

一 前後

黃花節，舉世同聲弔國殤的日子，我們一行三人由長沙來到宜昌。其中兩個人要住下來了，只賸我一人還要向川中進發。留宜五日，船總算等到了，雖則有名的民生公司的新船却無緣搭乘。

本來，宜昌重慶之間，船次不可謂少，但購票手續的麻煩，則使人見而咋舌。買票者得先向船局登記，再寫張像學校註冊單一類的東西，來踪去跡，一概填明。登記以後，持單上航業公會，付票價十分之一的防空捐，掣取收條，并憑條領取購票証；然後復回船局，憑証購票。這種繁苛的手續，往往非一日能畢。旅客有誤過船期之苦，而旅館業的老闆，則生涯鼎盛，雖祇極簡陋的三餐一榻的供應也可坐收房飯金八角以至一元。

離宜之夕，宿雨初晴，隔岸群峰如洗，翠碧沁人眉宇。時為四月初三，上弦新月，掛在暮色沉重的天穹，往昔曾一一指認而現在已忘却名目的群星，也如遇了故人，盈盈地向人睇眼。小划子在靜靜的江流裏橫着，真想放棹隨風，任其飄歸何處，然而舟子那能體會到渡客的的心呢，他如了其責任似的，把我們送到輪船舷畔。

此船名「新昌和」，三等舖位在底艙，人貨雜處。一進艙門，便嗅到一股濃郁的雅片味兒。行李攤開，佈署既定，這才發現貨色堆的上頭，正一客操槍，迎鐘吐吸。艙中有印度鄉中一，着黃呢制服的軍官三五，但此客傲然物外，他沒把「國際視聽」與「禁烟法令」放在眼底！

四日晨五時離行。七時起身，早飯既罷，上甲板瀏覽風物。兩岸不斷皆山，白雲度嶺，

遠峰在有無像似之中，其意境無可詮說。村落多在半山，時見國旗飄動。抗戰以後，在大都市裏，我們只見到人家的旗子懸于一座一座的崇樓之上，而我們學校和機關的旗杆，反只剩下一條孤清的影子，令人感到暗澹。誰知窮鄉僻壤之中，却時時招展着莊嚴明媚的國旗，在號召廣大的民衆的心，使他們集中在它的底下，為祖國而亢奮邁進。中國的民族意識已經浸透到廣袤的農村裏去了。凡是有中國人呼吸的地方，便流着中國民族解放的血液。日本軍閥夢想吞食中國，是可能的嗎？

午時，古今詩人所在讚歌詠的十二巫峯到了。江流一線，迴旋奔湧于斷崖削壁之間。遶流而上，鼓浪如雷震震驚；汽笛偶鳴，則又萬谷皆應，有時羣峯亂擁，排面而來，幾疑江無去路，至此而絕；但不知怎樣一個彎迴，那烟雲隱隱的山隙之中，忽又飛來了灰白的帆影。還

時，春洪乍發，濤急如騎，傍着船舷俯視，可以顯然地看出江流是怎樣地由一個坡面傾赴而下。上水的民船，除拉索而外，無法航行。而急流處，一船之拉索者往往三五十人，腰前俯如弓，四肢着地，而船不少動。等一陣急流過了，這才寸步而移，循着崎嶇的牽路前進。我想，人世間最有韌性的，應無過於這裏拉索的人了。他們總算這樣紆緩，這樣忍耐，但日月的積累，也終於完成他們最後的行程。

一百二十里的巫峽，幾于無一處不是如此。舟子言水下礁石犀利如劍，舟行失勢，立見沉破。言下指着一個沉沒于水面的壞船殘骸，聲容惶惶，如談虎變色。這天午後晴朗，大峽中雖也有一絲雲意，但「雲雨所賜」的詩情和傳說的神女峯的纏綿之美，我却未能得到親切的體悟。

過巫峽不久，是巫山縣，神女廟及孔明碑在焉。小城築在傾側的山坡上，雉堞宛然，如蜂赴壑。時斜陽枕山，來浪浮碧之中，牛羊隱現，誦解律金咏塞北草原的傳神之句，其情味的寂靜，無端地引人引入中世紀的悠悠遐想。

見聞 第四期 于雁：樓船下益州

二 夔府之夕

瞿塘峽過了，滄源堆也過了，夕陽在漸漸沉落，暮山凝紫，四週的歷歷青峯，都好比莊嚴的教士們披上緋色的道袍，皈依虔敬地俯伏在大陽的穆穆餘光之下。宇宙是一聖潔的古羅馬的教堂，貫澈于高山大水之間的，則是一種玄秘的宗教情緒；而森森萬有，則譬之大彌撒中的偉容肅慎的信徒，在默禱，在懺悔，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山城黃昏的莊嚴之美，印在人心的，是一節聖詩的讚頌，也就是佛所說的破除罪執，證知真如的渾沌境界。

我們的船在蒼蒼暮色裡駛近夔州。在城東郊的臨江山崗，蟠伏着一座城堡，石刻「白帝城」三字，沉默而雄奇，對着滔滔不絕的東流之水，似在回憶它千年前英烈的往事。船近南城，在江心停泊。岸旁的小划子搖槳而來，如蟻附羶，爭着接旅客們上岸遊覽。我隨着同船一位公務員模樣的中年人，跨上了一葉輕舫，渡到城根的沙灘。這時水位還不高，沙灘上搭着臨時棚屋，每家列竹椅數四，中置小几，賣烟供茶，一如江南水村中的茶肆。故老數人，吸旱烟管，滿面皺紋裏漾着微笑，似乎不知道這

時代正是天下洶洶，閉適地談着柴米桑麻瑣事。

夔州今名奉節。城在山坡，距沙灘約百十尺。循石階而上，路旁乞丐追隨于後，伸着手，稱我們為「穿皮鞋的老爺，戴眼鏡的老爺」，真叫人難受。文化落後的城邑裏，穿皮鞋，戴眼鏡許是特種階級之表徵吧。「老爺」之稱，彷彿有着魯迅筆下拿司的克的「假洋鬼子」的幻影。乞丐之視我，竟如是夫！

我們進的是南門，南門大街是夔府的主要街市。路比江浙一帶舊城市的街道還要寬些，而兩旁的樓房也就顯得愈其矮小。時已入夜，電燈不明，店肆全是舊式的，沒有一星兒明朗的意味。比較爽目的是沿街擺設的水菓攤，紙燈一盞，清水一盃，橘柚甘蔗之屬，橙黃相間，燦然有光，最使人起愉快之感。但這也不能遮去街市黑暗的一面，尤其是那些灰黯的茶窟之中，坐滿一批蓬首垢面的人，微弱無神的眼光向人睜睜着，一望而知是所謂癮君子了。

引人注目的還有望衡連宇的土膏店。在這古舊的城市裏，似乎也只有它比較清淨，不像其他舖子那樣陰晦。兩小間門面，一扇櫃檯，

抹得亮閃閃地。迎門置一天平，支柱上掛個紅紙條兒，大概總共四個字，不外「現錢交易」之類。櫃檯內擺桌一張，筆硯算盤而外，還有幾個白磁缸子，也許就是盛烟膏子的吧。店堂的板壁上懸着字畫，閑立其間的，一例地是那樣黑衣服的店員。買賣好像也不忙，我沒看到去光顧的買主。

同行的中年人頗似老于此道，很熟悉地講着當地的情形。走過一道街，他以「半燒點要」(註一)的理由，先向我告別了。這裏剩下我一人獨自走着，行行重行行，忽然一個沙啞的喉嚨刺破我的癡想：

「老爺要在姑娘兒？」

回過頭來，立於我之左側的是一個衣服襤褸的三十許歲的女人，陰沉沉好比是——啊，真叫我拿什麼來比方呢！——是個我從未見過的鬼。我不知那時的心情是厭惡，還是憐憫，一語未答，迴過身來繼續走了。

也不知轉了幾個彎，漸漸走入沉靜的僻巷。路角裏忽然閃出一個乞丐似的小孩，他自告奮勇地要帶我去看看鮑爺爺的祠堂。所謂鮑爺爺者，是遷清平洪楊的名將鮑超，變附人，到

現。這被後爲四川軍人的祀範。我隨着小孩走進祠堂，門宇峻立，氣象嚴肅，但裏面已駐了兵，被阻在門外。小孩討去五分錢幣走了，當我獨自回步之時，深巷無人，滿天是淒清的星斗。

嗚呼，如此夔州，如此夔州！

回到船上，在日記簿上寫下如后的一律：

「終古江聲裏，蕭蕭白帝城，渡頭喧故老，營外點新兵。廢寺沉孤磬，譙樓上早更，將軍祠畔路，星月漸淒清！」

寫罷聽濤，久而始寐。

三 行都掠影

夔府住了一宿，次晨船開已百里，始醒。未幾而雲陽在望，登甲板縱覽，則所謂雲陽城者，邑聚草莽而已。對岸是張飛廟；傳云張飛製銀鍍銀甲縞素出師爲他老二復仇時被裁衣匠刺死於此，故立廟祀之。廟倚山壁而建，簷角流丹，脊甍凝碧，老樹百數章，煙封，散，頗饒渾樸之趣。殿下石崖刻壁龕大字，曰「江上清風」，百思不得其解。也許題字的人沒想到這是張將軍的廟吧，否則這披仙的個個的文句

，對於執著不悟的張將軍，至少是有點嘲諷之意味的。

雲陽以西，諸峽縹緲，其濤郁鬱縹緲，絕于言說。往見畫師塗金碧山水，暨其精華，以爲烏有此者，這回看到蜀中山，才明白天然設色，有非畫師之可及者，昔人詠川中山水，每好形容它的艱深險峻幾于不可逼視；其實這也是一端之見。三峽以上，差不多沒有一帶山不是秀麗端凝，祇使人覺得可以擁之懷抱，而毫無危悚之意。尤其這時正當四月，松竹的蒼翠而外，桃李間開，落英如雪。山坡時有薔居，種繁粟徧野，暮春發華，絕冶無比。即杭州湖上及吳西諸山，對之猶無顏色，險峻云乎哉！

到重慶是又次日的下午。上午十時左右，船伙已將客人下船手續弄清了(包括打行李，討小賬，獻殷勤及皺眉毛等等)。但靜待多時，船還在千迴百折于觀音銅鑼橋峽之中，烟霧沉沉，重慶似乎很遙遠。

二時半，渴望的行都終於到了。水手大放鞭炮，大概是慶幸安然抵達之意。下船，老友來迎，叫划子同上北岸。重慶沿江的外觀極其平常，等走進去，才看出一派大都市的風範。

柏油路，街車，大理石的巨廈，霓虹燈，影院，咖啡室……凡是大都市所有的一應豪華，我們的行都一一具備。抗戰以後，四川爲後方重心，各方人士，風雲會萃，更使市面出現出異常的活躍。

作爲重慶之特點的，是它的依山建路，曲折高下。往往行人隨路上升，不知不覺間已置身山頂。最初只以爲此亦街市，和平地一樣而已；等到偶然從屋隙間看見其他俯伏在左右的山影，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上崇阿；拔海有幾千尺的高了。

爬坡子是重慶行路的一大難。步行吃力，坐汽車則爲例外，但上坡時汽缸中發出特大的嗚聲，也使人替它難受。其餘坐轎坐人力車都不大好，尤其當下坡時，那伶仃瘦弱而烟癮未足的車夫或轎夫，那種疾衝而下欲留不止的搖搖欲墮的步伐，真使坐在上面的人驚心怵目，以爲這下非掉下去不可了。可是說也奇怪，車夫們雖瘦弱，雖常常過不了癮，但拉起車或起轎來，倒十拿九穩，健步如飛，不會闕禍。故「老重慶」都信任他們，不管是上坡下坡，總那麼悠閑，捧着一張報紙遮沒自己的眼睛，

一切危急存亡，都憑他們應付。我自憐體弱，工夫不夠，每于坐車坐轎，都是時刻惴惴，下坡時尤不敢大意，總是極機警地準備着，看情形不對，就要跳下來的。自然，這也僅于準備而已，萬一有事要跳，怕也非跳得半死半活不可。

重慶也有它的「鼓樓」和「陶谷」。上清寺，曾家巖一帶之清靜，幾于和南京的鼓樓，陶谷附近比美。層層起伏之中，大路四通，其間別墅如雲，華樓掩映，那氣派的濶大壯麗，普通猥瑣的商業都市殆難有之。政府機關多集在此處，大概以中央黨部及行政院的屋舍爲最好，花木清嘉，彷彿上海的兆豐公園。國府考試院等次之，最不行的莫過于內政教育兩部。內部在一道很煩囂的街上，大門臨時用水泥糊成，打鐵的怕不大懂官廳建築，因爲那式樣簡直與旅館浴室等相去不遠，教部設在一師範學校內，雖有園林之盛，但全部也只佔小樓一座而已，不佞每于過其處時，總不免一點鬱憤：我們交鐵等部建在首都的華宮，幾時才又能重見我們的國旗飄揚于其上呢！

我于留渝之最後一日，才得暇去參觀它的

文化區——沙坪壩，沙坪壩市三十六里，公共汽車三刻鐘到。大路沿嘉陵江北去，風景之美，酷似皖南之新安江及浙西之富春江。抵沙坪，先到南渝中學。南中經張伯苓先生兩年的經營，規模濶大，國內頗不多有。其次赴重慶大學，地亦遼廣。工學院建築全用天然石，墜刻稜稜，渾壯樸茂。中央大學在重大偏旁，臨時搭起許多小瓦棚子，築路樁樑，頗使人起今昔之感。據其中同學云，中大幸而早撤，故書籍儀器，全都完好。現在雖居處遠不如南京，但在讀書研究上言之，尙沒有什麼嚴重的缺陷。

中央大學對江是磐溪，爲巴中名勝。溪水衝巨石而下，其上置石圍壩之，可供游泳。我那天也隨綠濯足，洗去了泥污，預備次日重上旅途再受征塵的塗染。

今日畢此又時，已經在匡廬峯下的樓閣之內，萬里的行程，又何其匆促。

二七年五月于九江

註一：所「燒」者，鴉片也。

註二：重慶市分南北兩岸，南岸僻靜，北岸則爲政治經濟的中心。

從長沙徒步到昆明的日記（續）

金五

二十四 晴

果然，昨晚幾乎沒有睡覺，所以今天精神極不舒服。

早飯後，黃團長訓話，他要我們行動須嚴守時間，前進須整齊隊伍。

團長訓話後即整隊出發，昨天第一大隊走先，今天該第二大隊走先了，因為黃團長說：集體行軍的時候走先的比較有力而利益須平均享受的原故；不獨大隊如此，中隊也一樣昨天是接着第一，二，三中隊行進的，今天則照第二第三第一的序列行進，到了明天則照第三第一第二的序列行進。

今天宿營的地方在太子廟，太子廟離軍山舖約五十華里，因時間較昨天長的原故，所以走起來，比較舒適。

到達宿營地後，坐在溪邊洗腳，一老者很誠懇的告訴我，要我不要用溪水洗腳，因為用

溪水洗腳是要害病的，我謝謝了他，並且解釋用熱水洗腳為事實上所不允許，老人聽了我的話以後，不做聲的走了。

二十五日

旅行的生活漸漸地有紀律了，當天還沒有亮，我們已經洗好了臉。

出發的時候是八點十分，下午三點即到達了宿營地一常德石門橋，但是我們的行李不是像昨天一樣先我們而到呢？在昨天運行李的汽車有兩輛，今天可不同了，因為我們的汽車夫偷了停放在路旁一架破汽車的零件，事情被旁的汽車夫發現了，我們的架汽車的零件反被他們搶去了，所以今天只有一架汽車搬運行李，其他一輛須待配好零件後，方能行走。

今天天氣間晴間雨，這不是春到了的象徵嗎？我們真快活旅行在這美麗的春天的懷抱中路傍有許多婦孺提着小籃，小籃裏裝了一

些零星的食物，她們一言不語的站在那裡靜待着過路人的購買。她們不像旁處小販一樣的叫喊喧嘩，她們幽默，她們自然，她們確實增加了這副春的美麗不少。

寫到這裏，不禁記起了昨天離開軍山舖的一件事情來。

前晚，我們到達軍山舖的時候，疲倦極了，不管誰家的門口，就席地坐起來，一群剛從山裏工作完了歸家的小孩好像有什麼引力似的，馬上圍了我們起來，他們可愛，他們沒有城市小孩那樣惡習，他們天真，他們的體格，真的強壯，他們確實是未來中華民族勇敢的戰士。我們不知不覺的感到：我們應該趁此機會灌輸他們以愛國的觀念，一會兒，我們當起他們的音樂教師來了，說也奇怪，他們的智力並不比城市中的小孩來得差，不到半小時的工夫，他們也能唱起「同胞們，向前走，……」

等，救亡歌曲了。

大概是我們對他們的印象太好了的原故吧！第二天當我們動身的時候，十數個活潑的小孩，排着隊伍放着鞭炮，在那裏歡送我們，我真的興奮極了，不知不覺的套着冰心的老調，默念着「金五何福」呢。

二十六日

今天比昨天起得更早了，我覺得這次長期的旅行，一定能夠養成我們早起的習慣。

從石門橋到常德縣城據鄉大隊長報告說僅十八華里的路程，所以我們把鼓舞着前進，以為不到兩個鐘頭就可到常德城了，但事實並不這樣，走了兩個鐘頭，三個鐘頭仍舊沒有到達常德城，我們懷疑，一小時的速度為甚麼這樣慢，後來問問老百姓，才知道從石門橋到常德有三十多里路遠呢！

十一點多鐘到達常德火車站，團長集合我們訓話，長者之言，實在有使人注意的必要。

車站兩旁新造成之西式三層樓旅館甚多，惟自上至下，都是木料，旅客到此住夜，二層樓房間，每夜四角，三層樓房間，每夜五角，舖被尚清潔，如自帶行李，則每間並不限制人

見聞 第四期 金五：從長沙徒步到昆明的日記

數，吃飯如在樓下則每客兩角。人數較多，尚可用經濟辦法，假使有八人吃飯，可囑開客飯五客，計價一元，再開光飯三客，每客五分，共一元一角五分，否則要一元六角，避難的或行遠的旅客，自不得不打算盤，假使長住，尚可購買柴米自燒則每天兩角左右也很可維持了。

常德城在沅江對岸，須過河，河道很寬，可與湘江相伯仲，故此地水道交通甚便，水盛時，汽輪可上溯桃源而至黔東，下通荆漢，徑接長江。

常德市街廣大，其中以中山西路，中山東路臨沅街等處為最熱鬧，各店家晚上關門都很早，且內容亦不見得怎樣充實，想是受了戰爭影響的關係。

市面貨幣與長沙相差不遠，外省紙幣如湖北銀行等幣都可通用，所不同者，市上銅元以價值五十文之川幣為最多，是項銅幣曾以零找困難關係，作八折使用過，現在則已恢復原狀云。

此地教育也很發達，中學有省立三中，縣立常德中學與女子職業學校等，私立有僑文漁

父等中學，其他有精勤敬業等補習學校，此外更有國醫學校一所。我們今天所宿營的地方，即在縣立常德中學，此校設備雖比不上長沙之中學，但縣立中學能夠如此，也很不錯了。各學校大概還沒有開學，因為街上來往的學生很少看見的原故。

晚上，我們有一個由娛樂委員會組織的演講會，參加的人很多，演講的有黃團長與黃子堅先生的報告，袁復禮先生的旅行回憶，李繼侗先生的從湖南到貴州的森林概況。

二十七日 晴 休息

今天起身較遲，大概是上午七時吧，太陽已出來多時了。

洗臉後，到縣立衛生院去打第二次預防針，因為此地及沅陵等地霍亂病甚為流行，我們雖然在長沙出發以前打了一次，可是據校醫說預防針是要打三次的，假若打了第一次，而不繼續打第二次，三次的話，第一次可以說是等於空打的，所以我也只好去打了，因為此地醫院設備多不大的關係，針頭很粗，所以打的時候，較第一次痛多了。

此地名勝有春申君墓，屈原莊，玄都觀，

一四九

沈約台等處，皆以時間不夠，不克往遊，甚爲憾事也。又據同學們說，此地有浮屠若干人，亦以時間關係，未克往觀焉。

晚上，口甚渴，約數同學赴茶館喝茶，此地茶館甚多，茶價亦甚便宜，通常各茶館賣茶，而不賣食品，此點頗與長沙相同，與武昌各茶館則甚相異。

二十八日

常德的肥鴨很有名，今天早晨我們的唯一美味就是茶。

因爲昨天打了預防針的關係，同學們都不能走路，所以團太就決定今天坐小汽輪到桃源。

開船的時候，大約是九點鐘，不到四個鐘頭，船即到了離桃源八里的重黃州，因爲水淺的關係，所以船不能直到桃源，我們只好由此處登陸步行到桃源，打了預防針，真不舒服，短短的八里路，好像行幾十里路一樣的吃力。

桃源縣治在汽車站對岸，街道也還寬廣，和常德沅陽一樣，也有電燈的設備，生活程度極低，每月六七元，即夠維持了。

此地桃源石和沅陽的菊花石一樣，很負盛

名，製成的玩具圖章，都很玲瓏可愛，街上有專門賣這種石頭的舖子，我和幾位同學各買了幾顆圖章石以作此行的紀念。

將回家的時候，順便到茶館坐了一會，同坐的有一位戰區逃難的同胞，他對我說：他非常希望他能夠在這裏找到一件能夠維持生活的工作做做。

我們今晚的宿營地離桃源汽車南站不遠，晚上與一位年約八歲的小孩閒談，這位小孩很聰明，體格很強壯，可惜他純潔的腦海裏充滿了「恐日」的思想。我內心在推測，此地一定有漢奸在活動着，不然的話，思想純潔的小孩決不會如此的，敵人的特務組織真利害，連這樣小小的一個地方，他們都注意到了。

三月一日

據說，從此以上，漸漸的有土匪了，我們不免有點膽寒心慄，爲的是我們這五尺有用之軀，應該留作戰死沙場上用的，假若不幸，這樣無辜的死于綠林朋友手中，我覺得未免太可惜了呢！

天氣很熱，也許不久將會下雨了，不然的話，此地的氣候，一定較常德以下各地方熱多

了，這也許真的，因爲這裏的楊柳較我們經過的常德，益陽等地的楊柳青多了呢。

路上很多的農民穿着紅色的上衣，這或許是本地的特殊風習吧。

是十一點鐘的時光，我們到達了桃花洞，說起桃花洞，誰也會想到陶潛先生的「桃花源記」來，桃花洞離桃源縣城約三十里，正在公路旁邊，裏面有碑林，有寺宇，有老潭，有寺樹，風景之佳，真夠人消受了。

今天在離桃花洞三里的秦家田打尖，鄭家田宿營，照旅行的計劃，明天該在楊溪橋進午餐，毛家田住宿了。

三月三日

天果然應着昨日的預徵，下着毛毛的雨兒了，我們冒雨前進着，到達宿營地張家沖的時候，是下午四點。

本來，我們今天預備宿營離張家沖五里名叫官莊的，因爲官莊，中央軍校十四期學生住在那裏，（中央軍校同我們一樣，步行入川，我們可一直同路到阮陵，到阮陵以後，才再分路）我們只好改變計劃，宿營此地了。

同學們都在傳說：此地土匪預備與軍校開

火，我又驚又喜，驚的是今晚生命難保，喜的是，我們今晚或許可親臨戰場了。

我們雖然受着驚駭，驚駭着土匪的到臨，同時也挨忍着寒冷，因為我們的行李是到得很慢，行李到的時候，天將近昏了，今天打開行李一看，這却使我們難受了，不獨被窩都濕透了，連棉大衣也濕得不能再穿，這怎麼辦呢？到民家去烤烤嗎？天又這樣晚了，今晚不睡？明天又要走路，我們無法，只好和衣睡着，生病與不生病，是無法顧及的了。

三月四日

離官莊不到三里地，山路漸漸紆曲難行，聽說從此地到阮陵須經過四大嶺云。

下午五時許即到達宿營地，因路險難行，運行李的車輛又少之故，我們的行李到十時廿分方到，同學們大都疲倦極了，而又得不到休息，故皆叫苦連天，我們這一分隊還好，因為我們這一分隊所住房間的房東待我們還不壞，給我們以坐燒，因爐雜談，亦頗有味道。

行李到後，同學們都預備睡覺，鄒大隊長忽低聲的報告說：今天有土匪三千已于上午十時過河，目的不知在我們，還在軍校，設若在

我們的話，我們只好抱定不抗抵主義，他們要甚麼，我們給他甚麼好了。

同學們聽完了這個報告，表面上似乎很鎮靜，骨子裏恐怕誰都充滿了驚恐呢！

我除母親給我作為學費的兩個金戒指及法幣三十元外，身無餘物，故除將兩個戒指置于充滿茶水之水壺，以防萬一外，餘都處之泰然。談到土匪，我認爲是現階段抗戰期中的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因為土匪是風吹兩邊倒的，我們勢強的話，他們可以服從我們，如勢弱的话，他們可以幫助日本來打我們自己的。

三月五日

幸而昨晚土匪沒有光顧我們，然而我們也夠驚惶了，黃團長因為要藉軍校同學保護我們的原故，不顧我們的睡眠充足不充足，命令我們起得很早，跟軍校同學一塊走，我們當然只有遵命。

今晚的宿營地是在凉水井，但軍校的宿營地也在凉水井，所以沿公路的民房都被他們佔去了，我們只好住在離公路二里許的村莊中。因為行李要自己搬二三里路的關係，同學們有些主張今晚繼續前進，到達阮陵再宿營，

可是因了某種關係的原故，今天仍舊宿營此地。今天所走的路，更高峻紆曲了，但因了紆曲的原故，所以從昨晚宿營地到達阮陵，若走小路時，可近二十多里。

宇宙叢書之一 老舍等著
北平一顧 定價五角

北平是世界最美的城市本書是描寫北平最佳的讀物作者多久居北平的名家關於故都一切無不加以敘述

宇宙叢書之二 知堂等著
日本管窺 定價五角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中國人無論如何有認識日本各方面好壞的必要本書作者全爲我國真正的日本通其價值可知

宇宙叢書之三 語堂等著
歐風美雨 定價五角

本書內收記述英美德法比五國社會情形生活狀況觀察深刻文筆生動手此一冊無異觀光異邦

宇宙叢書之四 紀德等著
蘇聯見聞 定價五角

本書作者都係久客蘇聯以客觀態度介紹此新興國家之種切震動世界文壇之紀德所著「蘇聯回來」亦由名家譯出收入本書

不可侵犯的潮汕民衆

宏川

廣東的民族性，獨得天賦之厚，生來就具有一付豪性硬骨，不平則鳴！絕不苟安畏縮，受制于人，拿民國的革命史看看，就知道廣東民族精神是強悍的，非任何暴力所可屈服的，而世人亦給與「廣東精神可怕！」的榮譽。但廣東還有一個地方的民族益可怕，那便是敵人虎視下的東江流域的潮汕民衆，何以呢？有下面的幾個事實，都顯示着廣東精神的可怕，而潮汕更是顯著。

讀過中國各地民族性的人，都會知道廣東的民族性最富冒險進取性的，而潮梅爲最；潮梅是潮州和梅縣的合稱。在歷史上，他們從元代鄭和航通南洋後，廣東的民衆，便獨漸向南洋移殖，及至明代，僅呂宋，爪哇，三佛齊，及浣泥四處，便有數萬人之衆，而三佛齊，爪哇順塔，暹羅，戴燕，昆甸等地的國王都是廣東人。暹羅國王鄭昭，和三佛齊國王張連，便是潮州人，這足證明潮汕民族，在歷史上便不是懦夫無能之輩了。

我們且看現在南洋一帶潮汕僑民的衆多，幾無地無之，單拿暹羅來講，潮民人數比當地土番多，暹羅的首都曼谷更

是潮民的集中地，潮州話隨地講得通，外地人到那邊經商要學潮州話才行；潮民在曼谷大都是經商，曼谷的米業全是潮僑包辦，他們居身異地，深感國家衰弱的慘痛，抗戰軍興，他們自動聯合起來，寧願犧牲營業，誓不售米與敵人，且有幾批青年回國參加抗戰，他們都是有爲的青年，駕駛汽車，工程技師是他們的職業，都是抗戰中很需要的人材，他們爲國効勞的心是極高熾真誠的；這是僑居海外的潮民敢憤情形，我們且看下面潮汕內地的一些抗敵情緒。

去歲盧溝事變未發生前，汕頭曾發生一樁日本僑民移居不報告警察局，後來給警察查到鬧出的案子；（按例移居須向警察局報告）因爲日人違法，所以警察即向其干涉，但日人恃強不講理，還毆打干涉的警察；那時去查的警兵只二人，氣憤不過便回手同他打，結果因勢孤打不過他只得退下，及大隊警兵趕到，才把他們痛懲了一陣，然後再把他們拿入拘留所，這件案子鬧得很嚴重，提到南京外交部去解決，但我政府和平爲懷，爲不欲使事體擴張，故推就地解決，那知日本益蠻橫，以爲可欺，更提出無理要求，迫市政府承

認。(條約中一條是要市府革除軍隊毆打日人的警長職)一面移動停泊潮汕海面的日艦作攻汕頭勢，那知當地的防軍和警察，不但怕，更立刻武裝起來，準備同他們拚，結果日本反自驚退。那時我住汕頭市府鄰左的一幢小屋，天天看見一羣潮汕勞苦民衆，拉車的，挑担的，小販的……等，拿着他們手中的工具，一行過日本一所毗連在市府左邊的「日本人俱樂部」門前，敲着那塊掛在門口寫着：「日本人俱樂部」的銅牌！怒叫着：「日本仔！出來！想打汕頭，老子先打破你腦袋才講」。但那時的「日本人俱樂部」的門已早下着鐵門緊閉着；整日沒看到一個日本人的影子，那時我見到潮汕軍民的熱血，真使我興奮極了，可笑的是日本仔那時威風全無。

盧溝事變起，我還住在汕頭，眼見日本僑民的狼狽逃走情形，着實可笑又復可憐，因為那時的潮汕民衆已怒吼起來了！他們都知道日本人一走完，日本兵艦便立即脫去砲衣對準汕頭打的，所以大家都想找機會先打他們一陣痛快，但當時走遍馬路看不到一個日本人，總有便是幾個一羣，而往日的「威風！」「殺氣！」全失掉！變成了喪家狗！要是他們不早覺悟，還是亂衝亂碰的話，那他一定要吃大虧。那時最使我感動的是那班苦力，他們雖窮得要命，但都深明大義，指

見聞 第四期 宏川：不可侵犯的潮汕民衆

「日」爲仇！拉車的，不拉日本人，挑夫不挑日人物；那時日本仔還不知黑白，跑去質問市府，何以拉車夫挑担等都不賺日本錢？市政府給他很冷笑的回答：「他們肚子飽，不想賺錢，絕不違法，市府不能干涉。」及後，野心的日本決實行他們的夢想，用武力征服中國，通令駐汕頭的日領事館撤旗回國，並台灣銀行一並結束收回，當時台灣銀行在汕頭收買幾十萬元中國白銀，想一並載回日本去，那時潮汕的民衆聞知，都怒叫着：非放白銀不可！市府亦通知日領事，如不將白銀放回國幣，則日艦無開行希望，結果日領事知不好惹，只得放回白銀。因為他已領署過汕頭軍，警，民衆的滋味，同時又因那時日艦是駛入汕頭內海，要想不放回白銀，則出海港口一給中國封起來，便成甕中鼈，欲逃沒路。

我還記得幾年前一個有趣的故事，那時我因有點事回到家鄉去，正值鄉鎮間在編門牌號數。我鄉有個西醫師，是日籍台灣人，不知他怎地學得滿口流利潮州話，起初人家還不知道他是日籍台灣人，因為那次要編定門牌，鄉長便把他的那住屋照編落去，那知他便沒恥的說他是日籍台灣人，免受編，那時候人家才曉得他是日籍台灣人；那位鄉長倒涵量很好，聽後沒有發雷霆！但怒起了在旁的一位鄉民不聲不響，揮起拳頭扭着那醫生便打，打得他倒在地上亂滾，幾次爬不起

來，幸虧那位仁慈鄉長救他命。那時候我心中又高興，又驚奇，想不到幾年沒在家，他們的愛國便進到這樣高，於是我替祖國祝福前途。後來我離開家鄉，家裏寫信告訴我，那日籍醫師從那次鄉人知道他是日籍後，他的營業一落千丈，連生活也維持不過，自動停業走了。

從上面的幾個事實看去，我們便可明白廣東民族精神的可怕，而潮汕民衆更是顯著的表現着，不論軍警，商賈，勞苦民衆；上層，下級，都一心一德，誓心爲國，驅除日寇。新近汕頭一位朋友寄封信給我，裡面一段真使人一讀永興，錄之如下：

「……內地農民他們雖窮，不能像富家一樣購買成千整萬元的公債，但他們的愛國心很高，都出盡他們的財力，購十元一張的也好，不然就五元一張的，再沒錢使幾人合購一張，這種幾人合購的在鄉間最多；雖購買的總是五元，和十元的，但因普遍，積少也就多起來。他們又很使人佩服，白天整日勞苦，晚間休息時間都很高興的去受壯丁訓練，等高興的是唱「義勇軍進行曲」！他們都準備和敵人算賬，因為他們曾在田園中勞苦工作！無緣無故給敵人飛機用機關槍把他們的兄弟殺死。」

讀了上面的那段話，我相信凡是中國的子民，只要不是

漢奸！個個都高興的；而廣東的精神，潮汕的民衆，將給與世人更可怕的記憶！

南澳的失陷，雖然是因我們的砲火遠不及敵人，但另有其致因，指揮人作戰不力！但南澳之克復，潮汕民衆助力不少，且看新聞紙的記載，敵人不是天天用其精銳海陸空軍企圖潮汕！但何能佔住潮汕的一寸土地。縱能一時得意，亦難免立足未定便要返身逃命！南澳正是個好見証。總之，任敵人野心怎麼大，軍火怎樣烈！潮汕的民衆是毫不退縮，畏懼的，日本休想好好的佔住潮汕，只苦了他們無辜的民衆吧了。

馮玉祥將軍自傳

我的生活

第一冊 四版出書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半

第二冊 在印刷中

記海南儋縣臨高婦女

楚忱

儋縣婦女的風習

儋縣人民有許多分別，住居城市墟場的人說國語，謂之說官話的人；住居鄉村的土人，名曰本地人，人口佔最多數；另外還有說客話的客家人，說高州話的過海佬（因高雷與瓊島相隔瓊州海峽，謂其渡海而來也），及說黎話的黎苗。各種人的婦女都能刻苦工作，終歲勤勞，養夫育子，作家庭的柱石，是很好的婦女典型。要詳細敘述她們的生活狀況，實非短文所能盡，只好把所謂本地人的土人婦女與我們的婦女不同的事實，簡畧的寫些出來而已。

爲着敘述的便利，先從少女們說起。

本地人的少女，有些年過十歲，還是赤條條不穿衣褲，隨便行遊，這是因島上氣候屬於熱帶的原故，所以不論男女，都不大注意到衣飾。他們一到發育成長的時候，有一種習俗說是文明也似文明，說是浪漫也真浪漫的行動，

名叫「夜遊」。這是一種男女交際的事情，却極端自由的，父母不僅不予拘束，反而要站在旁觀和贊助的一方面。她們怎樣遊法呢？就是這樣：

縣裡各個村庄裡的少年男子，通常必有一箇夜間集合的宿舍，名爲後生館。他們在白天裡去鄰村訪覓姑娘，或在城市，或到田間，有時或竟守候在大路邊的樹蔭涼亭之下，遇到黃花少女，可以隨意調笑。待傾談得情投意合的時候，就可以互相訂約，找些月光的夜晚，會同遊樂。到那約定的夜後，相約的男子就走去預定的地點，迎接嬌娃，一同到他們的後生館裡，調笑談心。去迎接的男子，可以約同館友兩三人同去，而女子出來，也可以帶同兩三位閨女作伴。有時一間館裡會同時約請到幾處的女子，同在一處歌舞歡呼，都絕不驚詫或妬嫉

的。

男子接到女子來夜遊時，大抵都要預先備辦食物（多是水果餅食之類），大家遣興。若沒有預備的，到臨時高興起來，就男女協力合作，或走回家裡取米和粉，或則走到墟上買煮熟的鷄鴨，甚而出田挖山蕪，下水塘捉魚蝦，一齊動手弄好一同吃。這是夜遊的末一幕了。當她們初到館裡的時光，總得有一番交際的周旋，有的清歌對唱，有些圍坐談天，熱鬧的時候還可以動手動足，互相追逐。再不然，就是逐對兒擁抱着，眠倒到各人的床上，或滾到地下，甚至兩三個人攪成一團，他們她們都是坦然的毫不介意，真是談笑無忌，男女無嫌。

有些性愛清靜的男女，和要避人密談的青年，就只有一對兒獨自靜遊，走到山邊水邊，握手攜行。好在那裡地大人疏的，到處都是荒

野，尤以近海濱的三四十里全是砂磧的灘岸，加之熱帶的植物隨地生長，於是一望無垠的沙灘，東一堆矮木叢，西一簇茂林叢草，都成了自然的帷帳。相好有情的男女，在月光普照的地面，互相擁抱，對坐歌唱，或睡下草原對月清談，這真是人生精神上最愉快的樂事吧！他們們就是這樣的夜遊，這樣的快樂地度過青春的時間；不過，祇有未出嫁的閩女才能享受，而男子却可多享些時幸福，未免不平耳！

可是，你們旁觀者不要誤會，不要妄以為一有夜遊，男女雙方就要發展肉慾，就會發生性的行爲。我聽說過：她們除少數慾念過強的，或意圖買肉的少女之外，很少有一出夜遊就趕早破身縱慾的。雖則她們生長在熱帶，人們也不重視貞操的一回事，而她們常常是拒絕男子的要求，毅然的忍耐着，據說是她們最害怕出嫁之前有了孕。這恐怕還是經濟力支配一切的表现罷。儋縣說國語的婦女，是在舊禮教下管束着，絕對不許夜遊的，而男子却能有機會秘密的去領畧。一個官話，子向我說過，承認夜遊不一定是肉慾的關係；他曾和幾個人同去，同幾個村女夜遊了三年多，但始終未能

得吃大鵝肉。這的確是事實，許多本地人也這樣說；他們並且對性的誘惑很輕視。

閩女在月明的時候，受到熱帶而有海風吹涼的陶醉，對着共同夜遊多年的男友，自然的性的要求，是總會衝動起來，恰像那「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的一句，終之很難自制到底的。因此，她的嫁期確實臨近的時期，她會自願的把身體獻給那多情要好的男子，有些還有好幾個的情郎。但是，也有始終拒絕她的遊侶的。有些竟然絕對的不近男人，這却是很少數了。到女子出嫁的前幾天，她的久相要好的男伴，就要竭其力量的贈送嫁粧，大抵以衣飾為主，間中也有送銀物或是家畜的，但是必要力求豐厚。女子公開接受禮物，她的父母家族更認是當然的盛事，于是就在嫁前一夕，大備酒肉，遍請所有送嫁粧的情郎到她的家裡大吃大喝。當然，她的親族和隣居們，也叨光到而來倍同熱鬧。可是，在這一頓醉飲飽食之後，所有夜遊的的男友，都合上「從此蕭郎陌路人」一句話了。她一嫁了丈夫，就要把一身忠實的獻給正式的丈夫；而且，她要負起支持家庭的責任，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到這新家庭去，縱使偶然遊

這舊時情侶，只有微天招呼一下，就趕快跑去管顧一家生活的工作了。如果男子情絲未斷，也只有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這夜遊的風俗，近來已屢被一般偽正經的紳士們視為陋俗，再三請求縣政府施行厲禁了。然而，這不是政令所能禁止的，故由政府責到他們的父兄的原故，給我看見一張反書的呈文，內中說道：「子女並非牛馬，焉能夜夜而繫之」，當時我不禁葫蘆大笑！記起我初到儋城的時候，見着一些青年學生在市街上，公然探手到一般女子胸頭，撫摸調笑。我大為愕然驚詫，像這樣的學風，怎能要得！然而，我依照她們的風俗習慣知道被摸的正是未曾出嫁的閩女，却見她反而嬉皮笑臉的作答覆，完全不算一回事，我以為這一定是長儂學生，讀書的人多是紳富的子弟，將來又有造紳士的希望，所以村女們怕他的勢力，祇好啞然忍受，強笑爲歡。其後，我聽到了她們夜遊的種種規矩，才曉得自己的猜想錯誤。就是最初聽見有夜遊一事時，也拿自己所有的禮教觀念去反對，後來却希望儋縣的青年們改善這制度，好好的永遠的保留牠。

至於儋縣土人婦女的瑣屑事情，真有些說不下了。我看見她們在路邊站着解手，把小便直射下地，以爲是男人却有髮髻在頭上，去問土人的紳士，始知她們習慣是這樣。像這種事也來寫出，正人君子將要罵我太無賴吧！幸而她們很少拜神，什麼仙和佛，完全不曉得，並且簡直連觀世音菩薩也不知道。

因此，我只得另說些正經的事，第一就是她們喜嗜吃檳榔，把檳榔切片混和石灰等物在嘴裏嚼，據說是可以固齒除牙患，不知真有效否？但是，在她們嚼嚼時，亦可以見到她滿口鮮紅的涎水像血一般，定以爲她不是咬破了舌頭就打壞了牙齒；你決不會想到她是喜歡造成的。她們把嚼嚼和牙齒給檳榔染透了，起初現出橙黃紅色，她們自視美觀到極，像摩登婦女擦唇膏胭脂一樣的歡喜。可是日久久了，牙齒的色澤只有黃而沒紅色了，再過些時，更變成了黑色，令爾一見就會怕起來。

其次，她們面對着汪洋大海，却長有着缺水困苦。全縣北部濱海長數千方甲的面積，淡水河溪却小得可憐，有些地方連井水都掘不出，普通總要去到十里開外取水作食料。她們

的沐浴就成問題，加以日日勞苦，甚少時間洗浴，而汗臭沾膚，真夠爾聞味。她們衣服的染料，是土製的臭藍料。她們梳梳頭髮，用豬肉的油造髮油，另外還找塊豬油肉網包着髮髻作髮網。再加之海邊特有的魚腥水臭，那種種臭味的混和。就夠爾領受。如果路上相逢，即沒有順風相送，而一丈內外，也必能使爾乍聞者爲她作嘔。然而，也有些沒臭味的婦女，就是一般富裕的或特別停閑的人家。不過，我們的國度裏，窮苦人家到處都是佔着大多數，而儋

臨高縣高婦女的苦難

臨高縣是海南島西北部的一縣，北邊濱海，近海三二十里的鄉人都是從事漁業，常年出海去捕魚。南部深入五指山脈裏，也有許多黎人，近已劃入白沙縣一部份。其餘的人民全是業農，刻苦度日，他們的生活低下，是和瓊西各縣一樣。我前年去儋縣，汽車會經過臨高縣境，表面所見，祇覺「到處芙蓉一樣花」，跟本省內地的鄉民沒甚麼大差別。獨是臨高人的語言，却跟全省各地的語言不同，不是廣州話，

縣偏僻是窮苦婦女都是有那些臭味的。

那末，我還有什麼可以再說呢！現在，我已離開儋縣有三四年，久已不曾想起那些味道了！然而，每一憶及她們夜遊的風俗，就像有些靡靡的歌聲縈繞在耳邊。我當時常常趁着月亮，走到野外呼吸空氣，欣賞明月的光輝，領畧大自然的莊嚴夜景，曾經多次聽過遠遠送來的歌聲，會在夜風飄飄，草虫蕭蕭，沉靜的空間，使人神往，使我陶然。所以至今還能記念着，望他們她們不要就被禮教禁止了！

不是瓊州話，也不是儋縣語言，更不是昌江語言，連潮漳語，高雷語一概也不像，格森難聽，固不待說，而語言秩序也是迥異於我國各種的語言。比方他們說「喫飯」，照他們講出的翻譯起來，竟變造「飯喫」，說「行路」却變作「路行」，這是臨高的特異之點。有人說他們的語言，是緬甸或安南某地的土語，這些有關方言的事，我研究過，簡直不懂得。但因聽過人說臨高婦女的惡習，就只說這一件。

大概談到海南島，大家總會想到那是一箇熱帶地方。那裡的人必然發育成熟得很早，男女間性的事件很平凡，什麼貞操問題，那裡的男女都不看作一回事。那島又常受海風的薰涼，使人陶醉，更使人們散漫而怠惰。所以，儘管氣候良好，動植物繁殖容易，要他們努力於生產，奮進改善以求發展，却不容易。更因文化低落，及被外來的經濟侵畧的結果，經濟枯困，人民生活只有日益困苦。這又是那裡的實情。再加近數十年來，日本漁人不僅強行越佔了我們的海上漁場，更利用機械輪船去捕魚，把他們的漁利全奪了去，越發使他們的生活日陷困苦。

臨高的漁人男子，大都是長年出海捕魚，就很少顧理到家人的生計。婦女見到男人終年外出，海上風濤危險，一天未歸家，即丈夫的生死一天也不知；或時丈夫返到家時，也是空無所得，或有些也不足贍養一家，或甚者竟反要老妻在家覓食來供養他，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她們就有許多倚靠賣肉生涯，來作補助家庭的入息。曾經領署過的告訴我，她們肉的代表價和賤，最貴的不過一二元，還是客人的顧

意的賞給。實際的不過一千幾百交銅錢，時價伸算只得二三角而已；本地人去買肉，更為便宜，有些竟給不到一角銀子，然而，她們有些還不止這樣，許多隨便的順從男子，每每出以強逼手段，也可以拉她到僻靜地方來洩慾。常有在大路旁邊不遠，或是濃密的草叢裡，或是荒地的竹木林中，可以望見男女獸行的形迹。據說，這是多年前的實況了，近年却不知曾否改革呢？

臨高婦女的黑暗生活，原來還有絕不人道的陋習。人民因為文化太低了，迷信的程度因之也甚高，他們雖則沒有什麼菩薩神佛的禮拜，却有許多多顧忌。第一最怕撞見新產小孩的產婦，男子遇到了這種產婦，說是必有很大的不幸的事件，因為產婦的污穢熱氣至兇惡，給男人遇着就不能避免兇險的大厄。所以懷孕的婦女，自度將近生產的時候，必要奔避入深山窮谷或濃密的樹林裡，結草為寮，僅堪坐臥的躲藏在內。一到產了孩子，更萬不能出草寮的外便，以免別人見到。同時，就沒有一個人敢去看她一下，只有她的老年母親不怕兇險，才敢去到那裡，為她照料一切。我想這還是母愛

的驅使，乃能使老婦人不怕惡穢兇煞吧！至於產婦飲食的怎樣呢？她在平時本已是粗糲不堪的，到那個時候，更難得什麼好食糧，自是意中的事；聽說許多還得不到米食的。像這樣的困在寮裡，直要過足一百日，才能夠外出，這還是小康和富庶家庭的婦女。要是窮苦人家的婦女，為着生活起見，不得已而未滿百日走了出來去找工作，一般知道她的人決不肯僱用的，旁人也一樣憎厭她！這在我生平經過的地方，從來沒有見過的事情，却祇有臨高縣的婦女是如此。

編餘的話

本刊創辦以來，深蒙讀者及作家見愛，訂閱惠稿及賜教者，紛至沓來，編者至深感激。惟本刊於國中實為創始一種新型之刊物，雖已刊出四期，但去編者之理想尚遠，此後自當勉力依標準逐漸改進，以期無負愛護諸君之盛意也。

第七十五期九月十六日出版

- 馮沅君：烟火人語
- 何逢：談對於「文言文」的待遇
- 馮玉祥：我的生活
- 畢樹棠：自傳第一章(續)
- 豐子愷：未來的國民——新枚
- 冰瑩：滄水之行
- 濤姐：在傷兵醫院中二個月
- 碧君：七七以後的北平高等教育
- 知堂：友情的通信
- 青凡：由東京到武漢
- 德瞻：貴州步行記
- 許欽文：天方夜談
- 馬文珍：鼠(詩)
- 吳雁：讀「外人目視中之日軍暴行」

定價：每冊另售一角五分

全年三元二角半年一元七角

第廿五期九月號二週紀念特大號要目

- 西遊記(二).....沈有乾
- 回國途中(上).....公孫大郎
- 觀萬國工展(上).....紫葳
- 留法追憶.....李金髮
- 蘇聯生活.....李燕
- 戴角帽的大學生.....呂實名
- 中國與近代科學(冷眼旁觀).....徐模
- 家庭學院(心理、教育).....林無雙
- 不肖的爹爹(婦女、家庭).....羅道愛
- 小賤陋規(社會、暴露).....夏楚
- 生活的藝術(四)(長篇連載).....林語堂
- 美國青年性生活(西書評論).....林幽
- 拜足狂者的疑問(西風信箱).....莫慕雲
- 黑兒底生活斷片(徵文當選).....李鎮淮

西風出版新書

西風精華第一冊——定價二角五分
 蕭伯納情書——精裝八角
 平裝六角

合訂本

第一集三版 第一、二集定價每冊元半、第三集一元二角、第四集一元六角
 第二集再版
 第三集初版
 第四集預約 如同時購二集以上者、另有優待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西風社

西風副刊

九月十六日創刊
 六月創刊
 刊號為創
 刊大號
 特為內容
 豐富。